

## 诚恳之言

### 目录：

#### 一 追忆

- |          |     |
|----------|-----|
| 1、最遥远的守望 | P3  |
| 2、闻笛夕阳下  | P11 |
| 3、午时游灵   | P16 |
| 4、青草之上   | P23 |

#### 二 梦境

- |          |     |
|----------|-----|
| 1、化蝶·醉梦  | P36 |
| 2、葬道·傅国  | P42 |
| 3、远行·人间  | P50 |
| 4、镜中人·记梦 | P55 |
| 5、山中     | P62 |
| 6、心域·焰火  | P72 |
| 7、再见，渡口  | P82 |

#### 三 随感

- |                  |      |
|------------------|------|
| 1、野性的沦丧          | P95  |
| 2、焰火与月光          | P97  |
| 3、闲坐明月中，心境次第开    | P100 |
| 4、善意是这个世界的解药     | P102 |
| 5、莫叹歧路亡羊，且游山川梦蝶  | P104 |
| 6、书评   所有我们看不见的光 | P106 |

7、影评   长安三万里	P110
四 文言	
1、核酸亭记	P114
2、慈诚之言 • 人品部	P116
五 杂记	P118

## 最遥远的守望

秋风起，黑云低，斜阳无情，更向天边溯。又是一年凄寒季，冷石畔，枯草泣。夜深梦，亲挚怡，惊觉无语，唯有清泪滴。恰似昔日少年行，无言去，断舍离。

——题记

故事的开始，小小的孩子被爷爷抱在怀中，望着分隔铁路与人行道的那道长长的栏杆，兴致勃勃。

孩子伸手，想去触摸，爷爷笑笑，没有嫌脏，而是任由孩子扒着栏杆探出头望向远方。

不知道为什么，孩子自从第一次看见远处铁轨闪烁的灯光，到风驰电掣呼啸而过的列车，就再难自拔，整日只想着待在铁道旁目视这一班又一班单调而聒噪的列车来来往往。

孩子尤其喜欢当时还是货运站的宁波站那辆威武的调度车头“破东风”，喜欢看着它带着冲天黑烟，吃力地拖着一节节棕黑的货厢，拆卸，重组，进退，变道，直到最后独自退向阴暗的站棚中，留下一列钢铁长龙。而爷爷就这么一直抱着孩子站在栏杆旁，给孩子擦汗，擦手上的灰尘，下午三点准时拿出切好的水果，一片一片喂给孩子，直到孩子终于尽兴，就把他抱上那辆崭新锃亮的永久自行车后座上，悉心系上两条安全带，一路笑着骑回家。

孩子喜欢站的火车，喜欢由远及近的狭长车灯，喜欢栏杆放下后那一串急促的铃声，喜欢列车来往时的漫天黑烟与震耳欲聋的声音，喜欢“破东风”灰蓝的机身……

孩子更喜欢每天下午三点甘甜的水果，喜欢爷爷骑着自行车欢声笑语，风驰电掣，悠哉游哉地穿行在白墙红瓦之间。

几年后，站改造成了客运站，人流渐渐增大，站附近的小村子也渐渐热闹了起来。原先路口的栅栏不见了，那条连通铁道的人行道早已杳无音讯。远处起了一座高架桥，孩子如今回家乡的时候，总会经过那座桥，也往往能看见下面繁多的列车组。只是那辆破东风老了，被搁置在一旁，原先蓝灰的机身现在只看得出零星半点的蓝色。取代它的是一辆崭新的砖红色东风调度车头，威风八面，盛气凌人，孩子看了，总觉得不喜欢。

又有一年，孩子回老家，这时的站已经成了宁波最繁华的列车站，洁白的动车也渐渐取代了绿皮车的位置，傲然享受着专属的荫棚与新铺就的铁轨。孩子又一次经过那座高架，发现高架两旁的栅栏也许是废弃已久，早已锈迹斑斑。再往下一看，怔了：熟悉的那一抹灰蓝忽然不见了踪影。

第二天凌晨四点，孩子骑上了爷爷那辆老旧的自行车，在日出前暗蓝色的天幕下出发，顶着一路湿寒与嘎吱作响的车轱辘，不顾一切地飞向那熟悉的铁道口。不知道谁给的胆量，一向乖巧胆小的孩子吃力地翻过一人多高地围栏，走上铁道，沿着破东风最喜欢走的那条老旧铁轨，疯狂地向前奔跑，狂奔。不知道跑了多久，直到精疲力竭，直到周围的

景色早已是完全陌生，孩子环顾四周，仍没有破东风灰蓝色的身影。孩子懵住了，忽然便一屁股坐在那道铁轨上嚎啕大哭，仿佛永恒的时光后，才行尸走肉般，一步步游荡回同样陌生的起点。

孩子着凉，晚上便发了高烧，梦见了自已沿着铁路前行，在高架的阴影下又看见了熟悉的破东风。

孩子向它奔去，它正在向孩子招手。

可它最后还是走了，孩子怎么抓也抓不住，看着破旧的机头一点一点坠入暗黑色夜幕下模糊的远方，一去，不复返。

第二天早上，爷爷说，半夜里孩子说梦话，哭着说“破东风不要走”，紧紧攥住他的手，直到生疼，也不愿意放开一刹。

故事的中途，孩子上小学搬家了，搬到了离城东公园铁轨很远的地方。

孩子很想念幼儿园的时光，尤其是放学后，冲向早已等待在门口的爷爷，等着他把孩子抱上那辆日显老态的自行车，一路晃悠着骑向城东公园的天桥，风雨无阻，去看自己最爱的火车，直到天黑。

三年级的时候，孩子第一次拿了“金牌少年”，下午早早放了学，就向爷爷汇报这个喜讯。爷爷的脸上是掩不住的笑容。他轻声问孩子，想爷爷给孩子什么奖励，孩子终于说出了那个藏了三年的梦想，希望爷爷能再陪孩子去城东公园的老天桥，看一次火车。

爷爷沉默了。骑自行车跨越半座城，太过艰巨；他没有了解过杭州

的交通，不知道怎样才能带孩子去老天桥。爷爷只是安慰孩子说，让他想想办法，会去的，只不过今天得让孩子玩点别的了。孩子没有吵闹，似懂非懂地点点头，于是转身下楼，和自己的小伙伴们在小区里疯闯。

只是玩着玩着，孩子忽然就没了兴趣，没有打招呼便告别了自己的小伙伴们，回家自顾自地搭起积木，搭着搭着，忽然就哭了。

孩子不怪自己的爷爷，只是一想到可能再也不能和爷爷一起去天桥上，坐在爷爷肩上眺望远方来的火车，就莫名悲伤了起来，怎么样都不能收住自己的眼泪。

厨房中做菜的爷爷，似是听见了客厅中的抽噎，愈发沉默。

两个星期后的周六，家中只有孩子和爷爷两人，爷爷郑重地戴上了老花镜，盯着一张纸圈圈划划，忙活了半个上午，终于松了一口气。午饭，许久不曾喝酒的爷爷出门买了一瓶自己最喜欢喝的黄酒，烧了孩子最爱吃的红烧肉，炒了一大盘番茄炒蛋，帮孩子盖满一碗饭，浇上满满一大勺肉卤，给自己倒了一杯酒，待孩子兴冲冲地奔向饭桌，高兴地对孩子说，今天下午爷爷就带你去天桥看火车。孩子一下子呆住了，接着是欣喜若狂，一下抱住了最爱的爷爷，语无伦次地说着谢谢。

孩子只觉得那天中午的红烧肉格外香，就像爷爷手中的那半碗黄酒一样。

于是孩子终于又看到了心心念念的老天桥，即使上面的石凳已被撤走，即使两侧立起了厚厚的不锈钢栅栏。

又是几年过去，孩子上高中，家又搬回了熟悉的铁道旁。又是一个悠闲的周六，长大的孩子对爷爷说，想起小时爷爷跨越半座城带自己来这边看火车，而现在家终于回到了铁路旁，如愿以偿，自己很开心。

孩子忽然说，想喝爷爷那天喝的酒了。

于是那天午饭，又有了香喷喷的红烧肉和番茄炒蛋，还有熟悉的黄酒。只不过，这一次，爷爷亲自为孩子倒上了小半碗黄酒，跟孩子干了杯，微笑着看着孩子装作“侠气”一口闷完酒，呛得两颊微红。

孩子吃完饭，骑上了爷爷那辆破旧不堪的老自行车，一个人沿着小时爷爷带他骑过的那条路，驰往天桥。

爷爷站在家门口，就那么静静望着孩子骑着嘎吱作响的自行车一路远去。在正午阳光的沐浴下，老人开心地笑了，久久没有进屋。

故事的后来，孩子有了自己的录像机，每次看火车前都会带上它，拍下一辆辆来往的火车。

只是本来无忧无虑的孩子又多了一件心事。孩子总喜欢长长的货运列车，更想拍下完整的火车。好几次孩子还没到天桥，就能听到火车头震耳欲聋的轰鸣，而一旦冲上天桥火车早已开过了小半。孩子只能跺脚叹气，总想着，这班火车总不会是自己看到的最长的火车，拍不到就拍不到，没什么。

孩子想看世界上最长的火车，只不过在天桥上看了这么多年，还没有看到过 60 节车厢以上的火车，难免有些失落。

一年暑假，孩子回到了宁波，那天下午，孩子做完了功课，仍是央求爷爷带着去看火车。一直看到日落，都没有看到一班货车。可正当孩子录像机电将要耗完的时候，下一班火车正是一辆孩子期盼已久的货运列车。录到一半，摄像机忽然黑屏，孩子急哭了，可是手中的录像机却怎么也启动不了，孩子便一边哭一边数着剩下的车厢，看着这辆仿佛永远看不到尽头的黑色火车，竟“诅咒”它越短越好，最好不要超过 50 节——孩子当时总觉得，火车超过 50 节便是稀罕货，可不能落下了。可当孩子最终数到“61”的时候，孩子的抽噎忽然就变成了嚎啕，爷爷在一旁怎么劝都劝不住，只能看着孩子抱着录像机无助地坐在地上，仍然在用力按着开机键，期盼着屏幕重新启动，期盼着时间能够回溯，倒回到列车驶来的前一秒……这也许是爷爷第一次因为孩子的哭泣而无助，爷爷就这么在旁边一直好言好语相劝，就这么一直陪着孩子，等到天彻底黑下去，孩子终于止住哭声，才静静带着他回家。

之后的暑假，孩子仍然每天去看火车，从清晨太阳升起前到日上三竿，抑或是从正午到日落，就在那个老地方，期盼着下一班 60 节的火车。

而孩子终于如愿以偿，在暑假结束前的第二天，在孩子濒临绝望的时候，看到了第二辆 60 节的火车。

那天回家后，孩子想了很久，最终把录像机放进了包装盒，盖上了盒盖，把它珍而重之地藏了起来，轻轻对它说，以后去看火车，就不用它了。

后来，孩子长大了，四处游历，走遍了许多离家乡很远很远的地方。



孩子在十三岁的初夏，在北上的动车之旅中，隔着车窗玻璃，看到了第三班 60 节以上的火车；

孩子在十六岁的深秋，奔赴无垠的大海，在繁忙的货运码头，看见了 70 节的重载列车；

孩子在十七岁的盛夏，游览青翠的草原，在中俄边境线上的满洲里车站，看到了 82 节的中俄班列；

孩子在十八岁的初秋，一个人离开家乡去北京上学，在横跨怀柔区的大秦线桥梓铁道口，看见了 213 节的“大国重器”——大秦 20000 吨货列。

孩子很开心，也就渐渐忘记了那台不知所踪的录像机，却怎么都忘不掉那个在铁道旁嚎啕大哭的日落，忘不掉第一次看到的 61 节的火车。

故事的最后，孩子长大了，总想着把这些都写下来，生怕这一切的美好就像夜深梦乡中的团圆，还没来得及回味，就已经骤然遏止。

于是孩子想起了那个和爷爷一起在家中温黄酒的午后，捎上了爷爷当年最喜欢喝的黄酒，捎上了那只一直不舍得丢弃的小碗，看着酒花一点点消散，轻轻带上房门，一个人走到那一沓稿纸前，抿了一口酒，回味着熟悉的味道，默默提笔。

孩子写字很慢，很慢，生怕不慎忘却了哪怕一丝纯粹的美好，生怕再快上一线，脑海中的点点思绪就会如同那一次次来不及打开的摄像机，再难捕捉到飞驰列车的一霎精彩。

孩子总喜欢一个人写到深夜，写到月上中天，却不曾推窗看一眼，生怕月光映照的满脸泪痕，终会随风逝去，不再复还。

无尽的黑暗中，是长长的人生路，孩子游弋在一处处名为“遗忘”的方格间，蹒跚行走。骤然梦醒的时刻，仿佛牵线钓鱼般，带起了丝丝缕缕的儿时回忆。

某一个深秋的深夜，长大的孩子看见了那个在铁道旁大哭的自己，看到那个吃力翻过围栏奔向不复存在的破东风的自己，看到那个依偎在爷爷肩头，大口嚼着爷爷喂的水果的自己。

孩子低下身，扶起了那个仍在嚎啕的自己；给那个狂奔的自己，补上了一辆破东风；给那个定格在张嘴一刹那的自己，削了一小片苹果送入口中。

孩子就在那长长的人生路的某一端，默默回溯，向着源头处的自己，一步一步前进，一步一回头，一步一守望。

## 闻笛夕阳下

自同年起，我就孑然自若，看遍世间火车。从第一次在老家看见暮色笼罩中的客车，到如今在家中眺望铁轨，我对火车的热爱，持续了十余年。岁月匆匆，光阴长河滂湃，而我，初心不改。

### 【热爱】

你最内心的事物值得你全心全意去爱，你必须为它多方工作，并且不要浪费时间和精力去解释你对人们的态度 ——题记

于我而言，杭州最美的风景，便是城东公园旁的那座天桥。

数十阶石梯搭成了上下天桥的路，一旁栽了几棵李树，樟树。数枝金叶穿过顶台旁的疏铁丝网，洒下了一篇淡棕色的阴影。两条石长凳摆在天桥上，幼时的我站在长凳上，刚好能看到疾驰而来的火车。天桥鲜有人至，也就疏于清扫，久而久之，两旁的石阶上也罩上了一层轻薄而细密的灰黑，仿佛风一吹来，那些细絮便会凌风乱舞。每至秋日，树上的李子便会在不经意中坠落，在地上浅浅洒上一片紫红，配上几片金黄的落叶，五彩斑斓，煞是可爱。

我便是站在长凳上默默地盯着远方的铁轨，期盼着能映出一道火车的灯光。风从远方拂来，铁路两边的树便一阵阵摇曳，那一片靓丽的深绿掩住了火车头上方淡淡的黑烟，也盖住了呛鼻的烟味。优美的环境配上我喜爱的火车，让我流连忘返，常常是在日昝之时，天色沉暮，连树都看不清的时候，我才一步步走下阶梯。我走地很慢，很小心，仿佛是因为惧怕黑暗，哪知，我只是在憧憬着与下一班火车邂逅。

我对火车的热爱，更多便是表现在坚持不懈上。上幼儿园时，我总是在放学时第一个冲向校门口，等待爷爷把我接上他的老自行车，一路骑向天桥。当别的儿童匆匆走过天桥时，我正在全神贯注地眺望远方。他们说桥那头地城东公园是个玩乐的圣地，可我每次都只是彳亍在天桥上，这么多年来竟一次也没有探索过桥那头的风景。不仅如此，我看火车已成了每日习惯，风雨无阻。每到雨天，天桥上总有两把伞一把大而蓝黑，一把小而七彩。两种分明的颜色，在这灰蒙蒙的天地中格外显眼。从幼儿园小班开始，三年内我没有缺席一次。待到上小学了，因为搬家后与天桥相隔甚远，我只是恳求父母每隔几周送我去一次天桥。高中时，家又搬回铁路附近，每周回家都可以在阳台上眺望加旁的那一段铁轨。可我仍不知足，便时常四点半起床，跑步至天桥看火车。天气渐凉，四点半的杭州漫天黧黑，唯有草虫低语，灯光朦胧，而我却已顶着黑暗前行。十余年来，我在他人眼中都是一个有奇怪嗜好的同学，而我却乐意享受这份执着。也许，某些人看来，哪怕是路边的风景，可是只要看一眼，依然觉得很美好。天桥上的火车，无外乎这般风景。

### 【知道】

知而不行，谓之不诚；行而不成，谓之不能 ——题记

知而行，是诚恳之心；行而能，为坚毅之志。而知行合一的前提，便是格物致知，把一件事研究到极致，变成自己的知识。比如做菜，便要讲这门手艺做到尽善尽美，色香味无可挑剔；比如建筑，便将楼宇亭台建得坚固美观，地震不塌天灾不垮，这便是格物致知，将一件

事研究到极点，明白其中所有道理。

我对火车的热爱，转而趋于了解。

五岁那年，我央求家长给我买了一本《火车百科全书》。望着这本厚达一千多页的书籍，我没有退缩。我先从插图看起，每天坚持半小时，，力争了解集中火车机车的基础信息。依稀记得，第一次看见“挑战者号”大战马车时，我深深陶醉其中，恨不得自己变成那位英勇的火车司机，驾驭火车一步步超越马车，风驰电掣，闯出一个新的时代；也记得第一次读到“各铁路公司”仍以为是一个公司的专称，纳闷许久，有一天恍然醒悟，顾不着尴尬，哈哈大笑；还想起第一次看到书上的马力单位换算错误时，心中的不解，以及纠正错误后掩抑不住的激动与骄傲。

时光匆匆，我用了十年时间读透了这本著作，找出了三十四处纰漏，认识了近千种形态各异的火车机车，也渐渐熟悉了火车发展史。终有一天，我能站在天桥上，在火车来临时熟练地喊出火车头的型号，甚至预报下一班火车的时间——我心中早有一张列车行程表。我在旁人不解与怀疑的眼神中泰然自若，在几分钟后下一班火车如约而至，他人的赞叹中淡淡一笑。

我相信，像我一般看似心肠柔软之人，总有几个执着的信念，在人生中默默坚持，苦苦支撑，并甘愿为他付出一切，将它做到极致。

### 【理解】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

——题记

世事变迁，而我的家人始终给予我最大的支持。

当我在读幼儿园时，爷爷本可以回老家享清福，与他的老朋友们安然生活，然而他却因为我的一句“陪我看火车”这样无理的借口，陪伴我至今。每天放学，爷爷擦得锃亮的永久牌自行车便会停在校门口的显眼位置，等着我坐上后座，穿过学校旁的林荫大道。道旁间植着梧桐树，每到秋天便纷纷落叶，一片片金黄漫天飞舞，轻轻落到我的肩头，妙不可言。

有好几次回家晚了，难免被奶奶絮叨几句。每当这时，爷爷便挺身而出，为我开脱，说今天路上堵或是轮胎瘪了云云。时间久了，奶奶也听惯了爷爷那几句单调的谎言，转而理解和宽容我的这个爱好。上小学之后，由于距离过远，爷爷的自行车已经不能送我到天桥了，我的父母便开车送我至天桥，让我能继续坚持我的爱好。

在老家宁波，大家族中的各位亲戚也尊重我的爱好，没有人会对此而不屑。我奶奶的母亲（那边称阿太）尤为宠爱我，每次总是拉我到一旁，问问我最近看到了哪些火车，一边静静聆听，一边微微地笑着。阿太不顾腿脚不便，好几次带我去她家后的小桥上看对岸地铁轨。总记得那个残霞如血的黄昏，漫天火红，落日沉影，桥下溪水潺潺，溪边二三捣衣女，若干嬉水童，闻笛夕阳下，见车远方来，喜不自胜。

那也是我阿太最后一次陪我看火车。一年后阿太仙去，也恰巧在那次以后，车站日益衰败，终成弃站，铁轨日锈，道边牌匾泛黄，货运列车改道，铁路再不似从前那般繁华。

每次我会宁波总是去小桥上坐坐，心中想：阿太，这几年铁道上都开始掉锈了，也许哪一天它就彻底废弃了。世事变的真快啊，您老

了，我也长大了。小时我也许不知道您和我的家人为何总是支持我去看火车，宁愿舍弃自己的时光，现在我知道了，有聚终有散，人生就是一场场折柳。 岁月长河里，仿佛存在着一座座杨柳依依的渡口，每一段光阴逆旅当中，会有人离船而去，有人登船作伴，然后在下一座渡口又有新的聚散离别。而你们，就是我的时间船上永远不变的乘客，伴我成长，助我成功。

刹那间，夕阳西下，落日残霞，一如当年，闻笛落日下。

## 午时游灵

写在最前面的：

这是一次追忆，致那无声老去的城东公园……

记忆深处，小时幼儿园放学，爷爷总是早早等在门口，不远处停着他那辆永久牌自行车。接我上车后，爷爷便一路飞驰，带我穿过长长的绿荫道，穿过一株株高大的梧桐树，穿过马路，在熟悉的天桥下，一边看着我飞奔而上，一边不急不缓地停好车，悉心上锁，带上给我准备好的水果，走上桥来陪我看火车，可如愿看到火车的我有时仍未尽兴，便拉着爷爷向天桥另一端走去，在桥的那一边，便是城东公园。

印象中小时的城东公园是充满生机的，小路上随处可见三三两两的孩子们追逐嬉闹，草地和池塘边更是人头攒动。天上总少不了风筝的影迹，而池中游鱼倒是少见一孩子们手中各式各样的抄网总是让这几片池塘不得安生。

上小学以后我便搬离了这片区域，告别了熟悉的天桥，熟悉的铁道。再次相见已经是十年后了。可高中的我也鲜来此，最多只是在天桥上缱绻时光，再没有向另一端前行的兴致。直到 22 年冬，大病初愈的我忽然想来园中走走，这才与久别十三载的老公园重逢，可园中景象早已彻变，无情的陌生瞬间淹没了我。无奈而彷徨，我只是在园中顺着儿时朦胧的记忆四处游走，似乎是记忆的一角终于被慢慢打开，我渐渐想起了儿时在园中那一帧帧被尘封的时光，于是我便决定，每天中午来这里散散心，就在午时，做一个园中的游灵，一个跨越了十三载时光的游灵，一头连接着无邪烂漫的同年，一头连接着如今无言



却又衰老孱弱的公园。

这便是故事的开头。

## 12.22：风筝

孩童时代城东公园首先吸引我的便是天上的风筝，记忆中总是成群结队的，像条条斑斓的彩带，生硬地掩盖了天空的半抹落日红。可近年来再也看不到公园那隅天空上的点点色彩，望不到晴空和风里的七彩丝线和一端承载的美好梦想。

沿河徐徐行走，从贴沙河界出发，一路穿过高架，走过空无一人的棋摊，不知何时便走到了九曲桥附近，正想上桥看看，蓦然发现桥上有位老人手里拿着一个大号的渔轮似在放线，当即迷惑，桥那头的城管并不是形同虚设，严禁垂钓的河域哪还有人敢来撒野？走近一看，老人手里的是个风筝线轮，还剩寥寥几圈线在上头，老人一手紧紧把握着线轮，望着远方，见我来了便给我指了指风筝的方位。我瞪大了眼睛避开烈日去寻找，终于发现了老人的风筝，也许是飞得极高极远，风筝在我眼中无异于双目疲劳时莫名出现在视野中的色块，可就是那一抹灵动在天空中的色块，让我记起了这个老人——小时整个城东公园放飞的风筝不下数十，这位当时头发半白的老人的风筝总是一骑绝尘，以至于我们需要许久才能瞥见他的风筝的踪影。十三年不见了，老人的头发早已全白，稀稀疏疏的，身上的背包依旧，却早已泛白，老人刚松了一口气，把线轮搁在桥下，转身坐在椅子上灌了口水，转眼风向骤变，老人一个激灵起身抄起线轮，卯足力气倚着桥柱扳直风

筝的方向，好一会儿才消停下来，复把线轮搁下，又坐在椅子上，就那么面对太阳，面对着自己心爱的风筝，那片熟悉的天空，默默坐着。

老人已经再没有能力像几年前那样，单手娴熟地驾驭狂风中乱舞的风筝，看着老人平尽全力矫正风筝的飘向时，不由默默感慨。

小时那只永远飞得最高的风筝，原来一直都在。它从未消失过，就在那片熟悉的天域，在我们目力之极的穹顶之上，孤独地飘着，一端，是不知吹向何处的狂风，吹散早已支离破碎的记忆；另一端，是从不引人注目的老人，怀着不知不觉间被遗忘的年少。

## 12.23 广场

今天的风很大。

入口处贴沙河面圈圈涟漪，褶皱翻涌，层层叠叠向岸边拍来，夹杂在凛冽的西风中，颇有些一去不回头的悲壮之感。

入园，继续沿河行走，河两岸的垂柳枝条凌风扬起，在空中恣意摇摆，适性狂舞。嫩绿的新叶紧紧贴合着枝条，生怕一松手，便会如同身边的灰黄的老叶一般，打着旋坠入流水。沿河绿荫蔽日，锁住了狂风的寒气，扑簌簌擦身而过，留下刻入骨髓的冰。

行至半路，沿左手侧幽径缓步十余米，过围廊，可见三株褪色的金树雕塑，这便是广场中央。广场如表状，两头为窄路，中间一小片圆形区域，当初众多孩童也便是在此玩耍。每日清晨，广场上总有两人在此打鞭，时不时发出震耳欲聋的炸雷声，每次小时的我和爷爷奶奶走过此地，我总会捂住耳朵靠紧爷爷让他们快走，生怕被这凶神恶

煞的鞭影抽中。

今日正午的广场颇为冷清，环顾四周，空无一人，正午惨白的阳光并不显得炽热，照耀在泛着淡灰的阴沉的地板上，像是被岁月抹去了浮光。走近看那几柱金树，主干上早已布满了抓痕与涂鸦，底部褪色后又染上灰尘，粗看宛如真的一般。广场四围都是树，寒风到此也就衰弱了许多，只剩下四角无人清扫的落叶在风旋之中落寞的打着无人欣赏的转儿。

再过两天树上的老叶该也就落光了吧，也许就是在今天的深夜，当最后几片枝头残叶飘零，冬日的园子便真正死寂了下来。

## 12.24 风叶与塘

昨日的大风吹来了亘古彻寒，吹散了园中的最后几缕生机。再无人迹的小径，静静垂枝的衰柳，阴影下银灰色的波澜，似乎一切的一切都在凛冬中尘封。

道路无人清扫，纷纷飘落的枝叶早已层叠，单调的灰色中不时掺杂着几抹殷红，似垂暮老人无力的鲜血。道旁的青草，早已褪去，苦闷的暗黄色代替了原有的生机，无声的哭泣，似乎被扼杀在了堕指严寒的薄土之下，积郁在柔弱而又倔强的根基中，等待来年的春风，抑或是宿命的大火。

昨日的广场今天更显清寥寂寞，无人问津，只有被深夜粗莽的狂风裹挟的不知所措的落叶，似无头苍蝇般霸占了此方，又在今日的微风中，无谓的翻滚。

广场尽头窄路再向前百余步，右手边是一方池塘。孩提时，池中游鱼成群，我们拿着各式各样的抄网，紧紧盯着水面的波痕，发现影迹，果断出手，抄网瞬间一覆，回收时便能有几条不断挣扎的小鱼。可如今这池子仍在，池水却已垂老，有气无力地微微流淌着，连水面的落叶都挟不动了。昨夜大风在水面铺满了一层枯叶，不经意间一瞥，还以为又是一片落叶覆盖的土地。站在岸边，再度俯身凝视水中，直至视野尽头，都再无一丝鱼的痕迹，似乎这池塘的生机，在风叶与岁月的磨砺下，便一点一点的泯灭了。

还记得小时的风，是欢快而急促的，即使寒冷，也不忘带着叶子在空中自由地飞舞，纷纷扬扬，我们站在池塘边，站在树下，也许一不留神，肩头便多了几片轻盈的飘叶。今天我又一次这么静静站在池塘边，默默站在树下，眼前仿佛还是那个清澈的、游鱼成群的池塘，小时的我仿佛仍在眼前，聚精会神地盯着水面，攥紧了手中的抄网。

一片落叶，灰黄狭长的柳叶，跨越了十三载悠悠时光，又一次落在了我的肩头。

## 12.25 古松道

无风，晴，正午，寒中见暖。

今天贴沙河的水位明显下降了些，河界一侧已经显露出狭长的一条茸带，此时已经干瘪，有气无力地抵御着难免的龟裂。公园里沿河林荫道被清扫过，昨日还堆积成群的枯叶今天早已不见影迹，底下本就无光的石板更显得晦暗了些许。

一路平平无奇，遍一路游荡，走过池上小桥，走过闲坐垂老，走过稀疏寒林，不觉又来到了天桥阶梯处，可不知为何，今日鬼使神差般地，我没有停下脚步，而是向着眼前分岔的另一条小路走去。

蓑草环绕，左边是常青竹，右边是不老松，漫步在冬日的微寒之中，感叹这倔强的绿意与不变的生机，仿佛季节与他们而言早已超脱了蜕变。隐约的竹隙间露出半片铁轨，棕黑上带着几许银白的透亮，仿佛冬日微光的余烬。虽说鲜有人来此，小径仍是被打扫得十分干净，只觉若无头顶林冠稀疏处不时漏下的阳光，这里变再无纤尘。

沿着小路走到尽头，便是公园的另一处大门，小时我也曾来过此处，但也不曾走出过大门，再往外看看。又一次，我没有停下脚步，没有回头，走出了另一方出口，走向公园外的道路。

园外的小路临河，走了一段路只见阳光明媚微澜阵阵，却没有铁道旁的肃穆与冰寒，一下子竟有些不适应这忽如其来的回暖。走过一处亭，前边又是一个分岔路口，左手侧是一条小路径直通向铁道，我便毫不犹豫地 toward 小路走去。

直通铁道旁的铁丝网，小路尽头便是近在咫尺的铁轨，而折弯后贴轨曲折的小路两侧，是密植的参天古松，通天的针叶，瞬间掩盖了头顶的阳光，些许幽寒，些许寂静，混杂着几缕耐人寻味的阴森，莫名便交织了一片梦幻的氛围。再无人打扫踪迹，无人问津的小路布满松针，几乎看不到下方的狭长石板。古松道蜿蜒前行，一眼望不到尽头，我便适性漫游，直到身边震耳欲聋的火车鸣笛声想起，我才回过神来。折才发现，不知不觉已经走过了大半路程，前方密林间隙仅一

人些许宽的通道，便是古松道的尽头。

走出了尽头，蓦然发现来到了高架桥下，忽地便惊叹不已，我寻思，在这一瞬，绵延数月，横跨十三载的寻园觅火车之路，算是画上了句号。

写在最后的：另一边的风景

8月10日，晴，阳光恣肆而热烈。

今天，发现了一处绝佳的看火车胜地。

车流涌动的高架桥下竟然鲜有人及，我从家中一路骑车漫游散心，不觉便东拐西拐到了此处。驻足凝望，铁道离我不足十米，当有火车通过时，轰鸣声在头顶高架桥的反射中更加震耳欲聋。桥下阴凉，夏日炽烈的阳光遗忘了这一处孤独的角隅，少之又少的，才有数人匆匆而过，没有停留。

右手边是一处仅一人余宽的通道，狭长而又曲折，远看有些阴森，我便打消了进去一探的念头。

于是，我便站在桥下的阴凉中，享受夏日难得清凉之中，火车的轰鸣。

## 青草之上

### 云彩

如果说万物有灵，那么云定是造物最宠溺的杰作。

屏住呼吸，睁开双眼，感受耳畔低沉的轰鸣，景象飞速闪过，飞机高昂着头颅，直冲云霄。置身这方苍茫的天地间，崔嵬高山化作了浅色调土地上的一抹墨绿，蜿蜒江河逐渐变成儿童笔迹般稚嫩的浑黄线条。蝼蚁似拥挤的高楼，细线公路上宛若静止的车辆，斑驳陆离的色彩令人眩晕。侧身仰望，顺着倾斜的机身，厚重而压抑的灰白色云层愈发接近。天与地之间，我们仿佛断线的风筝，一面急剧拔高，迫不及待地领略天空的神秘与浩渺；另一面，却离厚重的大地愈来愈远，浮华之下的危机霎那间映入脑海。

没入云海一瞬，机翼便在朦胧的白雾间模糊，剧烈的颠簸随之而来，飞机在磅礴而势不可挡的气流中宛如沧海一芥，随波逐流，任意东西。头顶的座灯瞬间暗淡，成列的戒烟标记疯狂闪烁，引擎声忽高忽低，载着机身在大起大落中带来冗长而强烈的失重感。一片沉默中，前排时断时续的婴儿哭声格外刺耳而残酷。莫须有的危机之中，连飞机广播中的“切勿慌张”，都显得那么苍白无力。涉足危险的边缘，人性中最本真的恶念便会无限放大——过度的恐慌，无谓的祈祷，空

虚的承诺……异样的气氛遮蔽了整架飞机，正如飞机外茫茫然的云海。不禁想起蔡澜先生，在同样颠簸的飞机上，淡然对身边惊惶的旅客说道：“我活过。”这份豁达的心性，或许便是我们与大家天堑般的心境鸿沟。

约莫半分钟后，飞机穿透了云层，可真正湛蓝无垠的天空仍然遥远——方才经过的，只是一层薄纱般淡雅的云雾，现在正匍匐在机翼下，淡淡笼罩着大地，看不真切。高处的云层褪去了神秘的面纱，炫耀着鱼鳞般绚烂的洁白纹路。再升高些许，便与最雄伟的层云相遇。视线尽头的无尽云海之中，数十座高达数百米的堡垒傲然屹立，粗粗看去仿佛锯齿状的波浪，渐渐地，宏大的盛状才次第显现出来——皇冠般精致的屋顶，点缀着粒粒白金色珍珠的盘旋阶梯，云团之间变幻起伏的轻柔白雾，向天地交界处渐渐延伸的巴洛克式的花纹……徜徉在这宏伟得令人孤独恐惧的灰白色殿堂间，我不禁幻想存在着怎样的神灵：首先是生命，云朵飘然超逸，不问世间，却能及时洒下甘霖，坦然承受枯地上人民虔敬的朝拜；亦然，不乏肃杀，倾盆的暴雨与肆虐的狂风有时降临得没有一丝预兆，漆黑而无情的执法者坦然执行他的法则——数小时至数日的积压一霎喷薄，洁白的天使堕入黑暗的渊狱，冷酷无情的刀刃瞬间挥向大地之上千万无辜的生命。残忍的破坏与毁灭甚至不需要任何借口，狼藉的残骸上洪流成灾，泥沙翻腾，而乌云依旧不闻不问，无动于衷。

又仿佛万古一刹，再望时那片云彩已掠过视野的尽头，昂扬的机身仍在向上拔升。顶层的洁白鳞云飞速接近，最终，一头扎进了倾斜



的机头。

纯粹的耀眼白光，瞬间充满了视线。机翼再次没入凝如实质般的纯白中，视野中一切都虚幻起来，真实的五彩斑斓远去，剥离，最终只留下最本质，醇正，又浩然博大的白光——宛若，真正从人间来到天堂。不禁奇想，存在源于虚无，多元衍于一体，是否天地的起源，亦如这云朵的白一般浓郁而纯粹？云层极厚，穿过无一丝涟漪，机身也再无颠簸，仿佛水滴极缓地融入大海，完全地被包容，而无一丝冲突。被这铺天盖地的乳白所环绕，梦幻般的温暖也仿佛瞬间灌满了我的全身。

足足过了数分钟，无比浓郁的白云才渐渐淡化，再一觑，才发现仍处在相隔不足百米的云层夹缝中。藕断丝连的云彩之间，丝丝缕缕的云带不断涌动，盘旋。视线极远处，上方云层敞开一个硕大的豁口，隐约可见蔚蓝的天穹与灼目的烈日。飞机爬升的速度减缓了些许，耳中的引擎声又清晰了几分。驱行在淡雅的云层间，条条云雾结成的丝带衬托着渺小的机身，无知的我们不觉误入了童话中的仙境。

不知何时，机身外又是一片相似的朦胧，而这次，纯白得近乎刺眼——太阳，这散发着无穷光与热的神灵，正无情毁灭着高空的云彩，当飞机最后一次向上突跃，刺破云层，夺目的光辉骤然从斜后方射入，而窗外衬底的白云，则渐渐化作深蓝天空的洁净底色。

不多时，大片的云彩被烈日灼散，便会再次散布在早已攀至万米的飞机身下，作为大地的块块遮羞布，一如，飞机刚向云彩飞去时，地上渐渐缩小的高楼，山峰与河流。

## 绿意

泯然众生的一抹灰绿，攒聚至漫山遍野，铺天盖地时，带来的，已不止壮观。

清醒头脑，睁开双眼，风驰电掣的列车外，是草原惺忪湿润的晨。

阴。天上布满浅灰的云，白雾穿缭其间，反倒减了几分压抑，赋予了一抹灵动。大雾迷蒙，只有另一道铁轨清晰可见，再往外便已不真切，只有大片单调的暗绿色。偶有略显高大的黑影一闪而过，或许是树影、房影，抑或是更远处丘陵的剪影。浓雾的围绕之间，一切都显得虚幻，唯有那沉郁的暗绿，益显真实。

随着天上灰暗的云彩从边缘泛起白纹，近处雾中的青草亦渐渐露出真容。先是一米之外，铁轨旁的野草，幼嫩，柔弱，绿得发灰，一如那冰冷铁轨的颜色。钢铁铸就的坚强与生命绘就的脆弱，天衣无缝地衔接在一起。数米之远的间隔，才有另一株嫩弱的莎草，在渐行渐缓的列车窗外，渐渐清晰。紧接着从大雾中浮现出来的，是铁道石基下的蓬草丛，绿而枯黄，攒簇而密集——数十株紧紧相拥的个体，团状摞成一叠，奋力抵御着清晨的湿寒——悲凄而又壮美。更远处，便是草原的主色调——肆意绽放的浓绿。纯粹而奔腾的绿，从蓬草砂土之外一直延伸至尽头的山丘，从浅绿至墨绿，大幅变化的色调却无丝毫的突兀。每隔数分钟，总能见到铺天绿意中的几抹透明游鱼——草

原上潜伏的河流，汨汨流淌，而鲜有大片起伏的涟漪。清河的映照之下，草原愈发灵动，生机盎然。

直到列车近站，工业化的砖红突兀地撞入视线时，那片青翠才真正离我远去。

大巴疾驰在岩灰的公路上，路旁粗糙的石砂外，是无穷的深浅不一的绿。

大朵的团云簇积在天上，没有阳光的照耀，视野中的绿意略显黯淡。与清晨如出一辙的那抹绿，在慢速式观赏中，反倒失去了那份灵动。手机信号的强弱亦如阴云般飘忽不定，令人百无聊赖。一车人的沉闷中，我独醒，对窗外，沉思不语。

一小时后，偶然的时机，几缕阳光穿透了云层，抚过视野较远处，在左右方  $60^{\circ}$  处的一座丘陵。霎时，漫山油菜花挣脱了蔫绿的无力，燃起了金色的焰火。只一刹——山野便镀满了一闪而逝的金光，丘陵脚下蜿蜒的河流在同时操起发硌的利刃，狠狠刺向双眼。不得移开视线，再回首，只剩密布的乌云。

鲜有阳光的早晨，也少见澄澈无边的蓝天，金翠动人的油菜花与明镜般澄明的河流，或许，那一霎阳光的滋润，是草原之上，冥冥之中的天意？

徐行在白桦林间的小径上，道旁幽幽的丛绿中缀满了鲜艳的白珍珠。

密集在白桦木在此扎根，紧紧相连，严丝合缝，脚下从千军万马中挤出的羊肠小道，带着无数的岔口，怀着无尽神秘的诱惑，引领我

们深陷其中。驱行向上，高大的树木渐渐稀疏，山脚尘世的喧嚣也渐渐消散于耳畔。三条岔路于半山腰合一，直指最高的山峰。

再向上走，山势渐陡，鲜有人迹，道旁的散落枝叶终于可见——不似山下，或是腐朽，或是被旅客拾走——自然的气味浓郁起来，薄汗微醺，下脚歇息，倚着边杆环顾，之间上方无尽丛木，路径曲折；下方漫地灰绿，唯有小径的深黑愈远愈细，最终与这山合为一体，掩住了它的踪迹。

于是，便在这山路的正中央陷入了沉思：山峰仍在隐约召唤，却遗忘了来时的路，只余四围中的绿与不时突显于身畔的白。

站在木班桩的分界线，山巅的平台上，太阳终于恣意撒播光芒，天地间瞬间充满了无比浓郁的金光。

白云在天，丘陵自出，道里悠远，山川间之。

跃起，眺望，天地交界的边际，波浪般苍蓝的群山起伏波迭。压抑身姿的白云仿佛浪尖上的水花，汹涌着这方天地的大势，凝重地压迫而来。再近处的几丛尖丘，只可见向阳面，反倒在满目深色中插入了几抹靓丽的鲜绿，唯有最高的丘陵一侧，云层遮蔽了刹那的阳光，奇异而温柔的暗影轻轻拂过，赋予了鲜绿之间一笔深邃。视线一转，原本漫山的白桦消隐无踪，俯瞰再无一点灰白，唯有林冠的墨绿，胀满了山畔的阴影，再难分彼此。正中央，反倒是各形各色的大杂烩——丛陵之上，杂乱散布的树林是千篇一律的浅绿中浓郁而稚嫩的深色斑；山川之中，曲折的公路只剩一线灰红，更是画上点睛之笔——万绿丛中一点红，分外惊奇。纯洁的白，耀眼的金，奇异的红，遮蔽了

阴雨清晨的一切灰暗，在这无言而浩渺的天地间，衬托着这片生机勃勃的绿意。

## 日月与集市

草原的圣洁与瑰丽，在日月初升的时景，总是一览无遗。只可惜浓厚的阴云总是将幻想中的日出囚禁在黑暗的囹圄之中，更不放过皎洁的满月与漫天星辰。深夜山丘上只可见远方城市微弱的霓虹灯，头顶只剩一片压抑的墨黑。

巴尔虎，傍晚七点整，三道黑影越过驻地旁的栅栏，走上视野中唯一的那条公路，向着日落的方向，一路高歌，一路狂奔。布满天穹的乌云像极了大陆的板块，不断离合，厮杀，碰撞，粉碎。落日早已不见踪影，只留下长长一道火红的影，横亘在两大片乌云的分界线，一如交战双方的血流长河，残酷而凄冷。离我们最近的山丘尚且在数公里外，似乎明知不可追及，我们仍在前进。道路两旁净是草地，走出约莫半里路，忽然瞥见一只离群的小牛，卧倒在栅栏旁，低声轻呼。悲凄的叫喊，一霎便深深震撼了我——草原，宏大盛美的绿色奇景，悠然自得的生灵之园，仍有苍天日落下孤独的背影与死亡的临近。离群的生命，还能重回集体的怀抱，享受草原的恩赐吗？

想着想着，不觉便走到了公路的制高点——几公里外的山丘显得愈发遥远，而前方就是另一段平缓的下坡路，也不知多久才能到理想中观日落的远方——也许我们现在所在，便是某一刹那心中所谓的那处“远方”？天边，在玫瑰色的背影上，墨黑正在蔓延——最后一道

火红也即将凋零。也不知是哪一瞬间，我们忽然停下了脚步，沉默良久，然后不约而同地倒退，倒退，直至转身，把背影留给远处渐渐弥合的那片天。

回到驻地，又是寻常而枯燥的生活，深夜的天空缺席了星星，凌晨三点的日出彻底隐藏在浓重的乌云之间，计划的疯狂被霹雳中的大雨声声震碎，一夜未眠的我，听着窗外滴滴答答的雨声，不知为何便泪流满面。

我知道，剩下的一天便是在无止境的乌云阴霾中昏昏沉沉地蹉跎，即使有那么几个瞬间，能有几道幸运的光穿透乌云，又能带来什么慰藉呢？

忽然想起，今天似乎是农历十五。朋友圈里疯传的“超级月亮”，我无情嗤笑它的拙劣与假冒，却不知，我甚至连看到月亮一眼的资格都不复存在。

第三天，满洲里，凌晨3点47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是刚好在闹铃响起前一分钟醒来的。

蹑手蹑脚走出房门，下楼，揉揉惺忪的双眼，出门左转，在24小时便利店中买了两瓶矿泉水，随后一路小跑向货运火车站。天上的云似乎全部被放逐到了一侧，死死扼杀住已经跃出地平线的红日，却给皎洁的明月留下了半边舞台。不经意间抬头仰望，与圆月撞了个满怀。清晨的满月是伤痕累累的，也是静默无言的，轻轻飘在空中，仿

佛下一阵狂风吹散碍眼的阴云时，也带走了月亮孱弱的身躯。方圆千米空无一人，孑孓在没有晨光洒落的街道上，迎着阴暗的阶梯，独行而上，漫长的攀登以清晨火车站天桥上的第一声长啸作结。乌云没有散去，但边角的淡红仍印证了旭日顽强不屈的斗争，只可惜，再也无法见到初升那一道彤红。苦笑一声，我僵硬地控制自己疲惫的身体，走下台阶，回到那自以为的世俗，漫无目的地游走。

走出半个多小时，才从半分的迷糊与半分的失落中清醒，一看，下榻的酒店早已不见踪影，我循着闹市的大道一路驱行，莫名便走入了不知何时涌起的人潮之中。空气中弥漫着生活艰辛而又充满生气的味道，闲人唠嗑的陌生方言落入耳中，却是那么亲切。不由自主地走了两公里，转角便看见“红楼早市”几个大字高高耸立。行进速度骤然减缓，我蜗行许久，终于挤进了狭窄的市门。宽阔的场地中布满长条状的白色桌台，其中三分之二的台上已经挤满了各类生鲜瓜果，吆喝声连贯了起来，逐渐从“此起彼伏”变成了“竞争高下”，整齐中带着几分嘈杂与刺耳。最左一排售卖前一天晚上从湖中打捞起的各类鲜鱼，鲤拐子，白鲫，青条丝，狗鱼，白鱼，虽说算不上琳琅满目，至少也能拼凑这覆盖半满这一长条的桌。正欲拍摄，摊主忙起身相阻，原来这白鱼竟是禁捕之物，就免提“爆照”了。瓜果倒是乏善可陈，大多都是从外地进货而来，鲜有当地特产——除了那些沙棘果。蔬菜极鲜，大都是刚采下的，清新中带着一股淡淡的泥腥，不少叶片上还沾着些许泥水。早晨4点45分，早市已经热闹起来，不禁浮想，半夜摸黑摘下瓜果蔬菜的老农，又会是怎样的辛勤。

清晨的早市，逛久了总会感到乏善可陈，往来的人流中，渐渐出现了儿童的身影。他们大多是被家长牵着手一起巡视，偶尔也有自由的孩子紧攥着零钱来凑凑热闹，也许在等待不知何时才开门的气球商铺。鱼腥与动物内脏的气味混合在一起，不久便把我撵出了这个地方。不过，比起孤独而清高的望月观车，为何我会转身步入这鲜血淋漓的生活？

钟声，星辰

满洲里的客运火车站，是中国内陆的一座终点站，再向外走，便是俄罗斯的领土。时常会有奇形怪状的货运列车途经此地，而原本络绎不绝的客运列车却失去了踪影，每天只有寥寥两班绿皮火车经过，不鸣笛，仿佛失了声；不打远灯，仿佛失了神。

这么一座边陲小镇的边郊车站，鲜有人往，静坐桥上，白天便是与湛蓝的天和纯净的云朵相会，顺便看看偶尔经过的调度列车，听几声短促的汽笛。到了傍晚，夕阳西下，在白云间穿梭嬉戏时，小车站准点报时的钟声忽然就悠扬圣灵了起来：

听——

19:00，第一声钟声响起，荡漾在四野无人的幽寂之中，凄清而孤独，几丝忧思沿着无形的钟声之路，瞬间击中了心弦，人生不如意事十分八九，却总是付诸浑噩，烂在心底。第二声，相同的曲调却孕育了无穷的乡愁，游弋他乡的浪子，不觉便低下了头，抬望，四周唯有丘陵相伴，纵有万丈高楼，又何处寻觅家乡？第三声，苍凉而沉痛。满洲里车站在抗美援朝战争之时，是跨境输送物资的重要枢纽，无数



国土前赴后继，保得百里铁路无恙。如今埋没的鲜血早已深深葬入地底，车站前周总理亲自督察的塑像即使在落日的金箔下亦是黯淡无光。四野无人，四隅无声，又有谁会在闲暇之时，轻轻抚摸塑像前腐朽的栏杆，微微倚在站头的矮墙上，静静回想这当年万里山河的壮烈？第四声，惨痛而销魂。我国疆域鼎盛之时，满洲里绝不是边境的终点，而只是广袤腹地的中枢之位。上抵大陆极北之巅的版图早已消逝在历史的风暴中，而当我们宣扬当年的蕃盛时，却忘记了蒙古族人对汉朝的无尽轻蔑与文化霸凌。真正被马背上的文化奴役的年代里，又会有谁去在意愈发扩张到无边无际的疆土，被这匹烈马肆意凌辱的土地之上？实质之下的人性泯灭，广袤疆土之下的文化傀儡，我们是否一直落下的腐烂在深处的根，而去竭力培育妄图饱满的花果？第五声，无奈而惆怅，四野茫茫，长史漫漫，我们却只能以沧海一粟之实倨傲于河山，放弃了静水流深而去追逐喧嚣的肤浅，放弃了和光同尘而去炫耀自己不祥的黑羽，又有什么能改变这积重难返的一切？唯有钟声仍在试图唤醒苍瘠大地上的热血与沉思，试图唤醒不灭的英魂与万古的精神。第六声，骤然激越高昂，在这方寂无听众的天地间，尤显刺耳。泱泱华夏，五千载古今，八万里纵横，边陲古战场的钟声绝不仅是振聋发聩的警醒，更是无数先烈对博大文化的敬畏与骄傲！千年前的诞生，七十年前的血战，十年前与境外的线路联通，一步步沉重的脚印之下，不甘沉睡的城市正在高声咆哮，倔强地拽着人们逆流而上，决然前行。第七声，意犹未尽，仿佛一刹，大音希声，一切的意蕴都霎时消弭，唯有这飘逸荡然的钟声回响在天地之间，久久挥之不去。

不知过了多久，才缓缓睁开双眼，走出钟声的奇幻意境。不觉环顾，落日早已沉没，暗红的天角渐渐退散，黑暗再次统治了天地。最后的落日带走了本应遮蔽漫天的乌云，恰好留下一隅星空，九点寒星微黯的闪烁，瞬间就点亮了整片黑暗阴翳的天穹。

### 塔，寺

海拉尔市附近，一座白塔矗立在山巅，去程困顿疲乏，在车上半梦半醒时也没注意这别样的奇景。返程之时，便不免停车驻足，山行而上，近瞻一番。

宏伟的大门略显破败，右侧檐上的漆龙褪色了一块，斑驳缭乱。似是年久失修，进门时恰好看到大风吹走了顶上的另一片漆料。路面平整，不过由于旅客不常来此，多数是牧民前来朝拜，于是沿途总少不了遍地牛羊粪，行走不觉谨慎了几分。道旁零零散散几株松树，每隔几步地上便有一层松针，不时还可见到几颗成熟却没有炸开的松果。沿山半里，终于到达通向白塔的小广场。九层台阶之上不少人正在一拜一叩，顶着烈日，匍匐向前。无比静默而庄严神圣的环境中，我静静拾级而上，径直走向塔铭石碑之前。

此塔原是史玉柱先生出资修建而得，就此养育一方人民，树立了擎天的精神信仰之柱。不禁肃然起敬，所谓跨越民族隔阂的伟大功德，莫出于此。再抬头望，巍峨的白塔更加崔嵬了几分。白塔镇在了四方风水的中央，向北，是大兴安岭的余脉；向南，额尔古纳河与根河相缠绕，；东边是漫地松林，微风拂过，松涛阵阵；西侧是万里草原，风吹草低，一望无垠。国泰民安之下众生的精神倚柱，就在这苍莽的

草原之巅，无言默立。

沿另一条山路而下，中途忽然有几角庙宇映入眼帘，挪步驱行，才发觉还有一座寺庙——达尔吉林寺，未曾拜访。赓续千载的藏传佛教文化，终于在民族风情园的重建之中，在达尔吉林寺的这一方净土找到了归宿。平野雄阔一山耸，云天高远二水流，无言普渡众生的众佛便在寺庙之中，静默地注视着万里草原地千万生灵。不知为何，在这无尽虔诚的氛围之中，我却没有感到一丝烦躁不耐，只是默默参观完全部，最后走出寺庙，走向车门，走向最后的归途。

每一个宗教，都是人心凝聚的，盘旋在天上的巨龙。

人类文明的进步，终有一天，会让这巨龙坠落，也许再经过无尽的时间，巨龙的尸体上开遍了花，更是一副万紫千红的壮观场景。

然而，如果我们，就是那些花儿呢？

在更深的迷惑中，我走向了旅途的尽头，告别了这方青草之上的圣地。

## 化蝶·醉梦

世上有人，大梦千年，不曾醒来。

[天地一指，澹然无极]

窗棂之外，阴云密布，伏桌小憩，不觉恍惚。

不知何时便身处另一方天地之中。天际白茫，云朵万千，变幻更迭，玄幻莫测。四野望去尽是无际平原，微风禾垄，风抚草动，袅袅动人。唯有眼前一抹亮银闪烁，河水灏灏。可许是清晨之故，伸手入水，仍有丝丝凉意渗透掌心，直沁心脾。盎然绿意到河边就戛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是两道狭长的滩涂，远观荒芜，近看却有几丛嫩芽在抽尖。踌躇徘徊，我忘了自己为何身在此处，也忘了自己应当行往何方，便漫无目的地游荡。

不知多久，一袭破旧麻衣步入我的眼帘。他就站在滩涂中，就仿佛在这方天地中的一株蓑草，无形，无声，无神。身上的麻衣灰暗而褴褛，两手大袖飘摇，仿佛微微摆手，便能带起一缕清风。左手中紧攥着一只硕大的麻袋，豁口在底，更可瞥见几粒残碎的粟米，许是主人囊中羞涩，那几粒粟米也不愿面对这方无情世道。见我走近，他才仿佛从梦呓中醒来，缓缓转过身。他的面容模糊不清，只有一双眼眸宛如高悬的星空，黑暗之上辉芒点点，闪烁着耀眼的机锋。

我于是趋身向前，“敢问先生，身在何方，这一条无名之河又向往何处？”

黯淡的脸庞仿佛瞬间注入了生机，他望向我，沙哑言语：“天地一指，你我无需记挂何方。溯流而上，此河来自万丈天上，白云缭绕之间。”

我不觉不解，“先生，敢问白云何以成流水？以其变化万千，又何有物的实形？”

仿佛有悠悠磬音随风拂过，荡漾水上，他迈开了脚步，而我的视线逐渐模糊，只有他的声音渐渐淡去：“苍狗白云，本是荒唐，更只在人的一念之间。人生天地，又何尝不是梦境？且随我来。”

世上有人，心叩大道，从此一梦不醒，独留于河畔浅唱低吟。

[道心何处？道于故乡]

悠悠醒来，物换星移，天上白云已隐去不见，取而代之的是夜空中的繁星点点，朗月当空。身边仍是那条缓缓流淌的河流，河面窄了些许，水中却泛起点点生气。不时有几道暗银闪烁在月光下，正是鱼儿嬉戏于水中。身后是一棵硕大的椿树，歪斜扭曲，洒下了一大片细密的暗影。正要起身，便望见那人从远方走来，仍是那件破旧的麻衣，仍是赤足，本该提着麻袋的手上拎了一壶酒。他的眼神依然明亮，只是少了一些耀眼，多了一些深邃。

他向我招了招手，在我对面坐下，正对着那棵硕大的椿树。不知为何，他的眼里忽然闪过一瞬的伤感，而后便拍开了泥封，饮起酒来。

虽知不应打扰，我还是按捺不住心中的好奇，于是便问道：“先生，您一生追求的道，究竟在何方？还是无形无意的大道，根本难以触摸？”

他倒光了最后一滴酒水，咂了咂嘴，方才开口道：“大道无处不在，正在天下的事物之中，就比如身后的椿树，虽遭匠人之嫌，却有无用之用，可乘凉，可怀旧，可殇酒，于我而言，便是近道。”

游心于淡，合气于漠，也许世间如何繁华之地，醉心之所，都不如故乡身后的老树一般，古朴而淡雅，看似槁心，实则最是令人安心，仿佛一生追求的道理，便全在此处了。

不知何时，他走向了河边，望着不时跳跃的几抹亮光，伸出手想触摸，不觉微笑，泪水却无声淌下，随着呢喃汇入河流，“鲦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

世间万般道理，终归会落在一处，此心安处是吾乡。

而孜孜求道，如梦千年，他早已遗失了心中的那片故土。

### [山川化蝶，物我逍遥]

长夜已过，再次醒来时已是在半山腰，身边片片白云飘过，软糯而又虚缈，不觉心旌神摇。那人就在身前缓步登高，身旁那条溪流已经不再缓缓流淌，而是化作了垂天之瀑，飞流直下。登山羊肠小道，道旁忽有一簇一簇野花绽放，红黄相间的斑点点缀，靓丽怡人。他忽然止住脚步，俯下身，双手托住一只蝴蝶，呢喃低语。良久，他才站起身，转向身后伫立的我，问道，“雨蝶醉梦，物我同生，和解？”

我沉思半晌，开口答道：“先生，唯有逍遥二字可解。”

“何为逍遥？为何逍遥？”

“先生，您所谓的逍遥，其因有二。一是您的举动近乎道，不违天时，所以您能遨游于天地中；二是您的思想足够深邃广博，能用超

凡脱俗的眼界看待世间的是非与善恶，不拘泥于眼前的苟且，不束缚于市井的柴米油盐，所以您总能以自由的心态待物，能以逍遥游天地。”

他摇了摇头，“实则不然。逍遥自由，本是无所倚赖。你的逍遥，仍是受困于世间的种种规矩，做到了从心所欲，却做不到天人合一。圣人制定礼乐，又何尝不是为天下苍生谋取另一种意义上的自由？而我却不想看到他们矫枉过正，便在自己的心境中流连沉醉。”

似是吐尽了心中所想，他沉默了片刻，而后继续向前。半晌后，我终于看见了山顶的瑰丽景象。昼去夜来，云卷云舒，仿佛光阴风驰电掣，令人猝不及防。四望远方，还有无数奇峻雄岭昂扬矗立，大地之上千万河流蜿蜒，每一条都熠熠生辉，就像夜晚次第亮起的万家灯火。正当我沉醉其中时，他一把抄起我的手，纵身跃下了山巅。

#### [溯源光阴，醉心大梦]

预料中的呼啸风声并没有如约而至。我们落入了那条瀑布之中，急剧俯冲遽然遏止，我们在梦幻的光阴中缓缓下降。河水笼罩我的全身，却没有带来窒息感，反而让我感到一阵轻松闲适。四周光阴流淌如画廊，一幅幅画卷飘过，斑斓而晃眼。

他看着我，忽然笑了，“世间人大多蝇营狗苟，苦心度日。有梦之人，于我而言，便是有缘相识。”

“我一直都在，就在世间众生的梦里。”

身旁光怪陆离的景象渐渐清晰，仿佛光阴放慢了匆匆步伐，留下萧索的背影。一幅幅画面从我眼前静静飘过，倒映着一幕幕陌生而又

熟悉的记忆。

夕阳下的小桥流水，少年正靠在老人的肩上，望着远处缓缓驶来的列车。听着悠扬的鸣笛，少年忽然忘记了对未来的希冀与梦想，只是希望时空定格，再无他求。

烟雨朦胧的街道，马达的轰鸣声旁缓缓驶过一抹暗红。骑行的中年男子擦了擦头顶的汗珠，忽然抬头望见了道旁与自己打招呼的学生，赶忙回应一声。两鬓已经隐隐泛白的他觉得自己一路的骑行，忽然就不那么烦闷了。

碧波荡漾的湖面，老人携着一筒香饵如期而至。在太阳刚刚露出湖面时，老人洒下香饵，静静等待。可惜直到夕阳西下，也没有鱼儿来惠顾老人的善意。老人也不恼，对着湖水道了声回见，明日再来。

先生一直都在，就在世间众生的梦里。

少年有梦，希望自己有一天还能有机会，和垂垂老矣的爷爷再次闻笛夕阳下，希望上天能给他这份自由。

中年男子的一生，不曾想过草长莺飞，人生路上却一直在插条种柳，不觉已经布下了一片荫凉。他有一个梦，希望能看到自己的弟子们展翅高飞的那一刻，再去自己的树下乘凉。

老人有梦，希望有一天自己能等到心中的那条大鱼，哪怕见上一面也好，而也许它本就不应该存在于这片湖水中。

少年有梦，望作无忧之蝶；中年有梦，愿做无用之樁；老年有梦，盼为无形之鲲。

而先生，就在他们畅游的梦境之中，种下自己的种子，期待着有



一天能够看到人生路上的花月春风。

沉思之余，河面渐渐拓宽，最终停下了蹒跚的步伐，汇入了大海。望着四周无穷无尽的光阴，身畔之人伫立良久，终是唏嘘感慨，“每一处高山，都是人的生命之源；每一条人生长河，都是刹那芳华的累积。一路游历，一路问心，逍遥之意，从未改变。有缘人，容我最后送你一程。愿你的人生之梦，终能收获清风明月。”

又是一阵天籁般的钟磬音悠悠飘荡，他的身影渐渐模糊，四周天地昏暗了些许，定睛一看，仍是阴云密布的午后。

忽有清风阵阵，无忧翻书，扉页上“逍遥游”三字，渐渐清晰。

世上有人，大梦千年，不愿醒来。

By 悉诚

成于 2021.8.14 22:

## 葬道·傅国

悉诚

清晨的大雪永远那么纯洁，宁静忧郁，不带一丝烦闷。踏雪出门，梨花遍地，鹅毛飞雪纷扬落下，模糊了我的视线。

恣意放荡，在无垠缥缈的银白中漫游，不觉走到一座阁楼前，坪前积雪久不见清扫，亦不见人足迹。阁楼西侧几丛青竹蒙雪，寒风吹过，压弯它的雪团簌簌扑落，甚是雅致，阁楼共三层，素雅简朴，却因久不见打理，略显倾颓。古朴的木门两侧一副早已线破的对联，隐约字迹是“仁心不施攻守异势”和“礼节不行诡仪蒙蔽”，落款是“洛阳贾生”。我望着这宿命中的逆旅，沉默良久，终叩门而入。

### [狂·国策论兴亡]

与屋外萧瑟的颓景截然不同，门内是一片书的海洋，回光所及，一摞摞竹简册叠满了厅堂四周，唯有中央一方案台，一砚浓墨，一位青年手中执笔，凝视着案上文章，不时蹙眉，落笔删改，见我到来，便轻声道：“远来是客，小兄弟烦情看看新成拙作。”

我一低头，竹简一侧是“数宁”二字，此正是贾生太平十二策的首篇，对此文早已倒背如流的我第一次踌躇不定起来，往来熟悉的文字一下子变得暴戾凶残，形同陌路，化作诛心利刃，刺向繁华之下积弊腐朽的王朝体制，众多谏议中，“削藩”二字格外刺眼。

终于挣脱了这片尖锐文字的束缚，我嗫嚅到：“此文切中肯綮，直指要害，引例更是精妙，‘夫抱火措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燃，因谓之安，偷安者也’。令人拍案叫绝，不过一点拙见，此处当改。”遂点向文中一处。

他蓦然抬头望向我，眼神遽然锋利起来，带着不可一世的桀骜，言语却愈显谦谨恭敬：“谊愿闻其详。”

“您于此处写道‘使为治，劳智虑，苦身体，乏驰骋钟鼓之乐，勿为可也’。窃以为，谏当今圣主，断不可无礼至斯。”我一字一顿地说，而心中沉淤仍是不散。

“无妨，圣上贤明，我只想以此反激他愈发有为，且如今国朝之上，众臣各倾其言，了无拘束，此谏并无不可。”他点头而又摇头，正欲收起竹简，我下定决心，长跪不起：“先生，万不可过早议藩国之势！汉之藩国积弊岂是……”

“住嘴！”他一把夺过《数宁》，语气瞬间冰冷，锋锐得不可一世：“文教书生经天纬地，不为天地出声，苟活又如何？我十八岁精通六艺，二十二岁通识万卷经书，此生不枉做蠹鱼，正是为了有朝一口献谏治国，还天下永宁。通稽天地，验之往古，我察如今圣朝无为之政早已弊端重重，又以藩伤为重，你若是来劝我平息此念的，恕我不送！”一拂袖，便带门而出，正是去上朝觐见，空留我盯着一屋古籍，呆滞不语。

在他推门而出的一刹那，我向门外望去，漫天大雪洒落，每一片都是年少贾生的剪影，因循而视，一个个孤傲不羁的身影映在片片晶

莹之中，寂寞而无助。

走出门去，恰有一朵雪花凝滞在我眼前。望见大儒张苍的书塾内，贾生亲述天下大势，说那陈涉德不中人，富不及陶朱，振臂一呼而天下云合，号百万之众强势诛秦，正是那暴秦久弊，仁义不施，攻守异势。雄奇辩才惊四座，他傲然夺席，高居首位。

第二片雪花贴着檐角飞下。雪中的贾生冕冠朝服，立朝廷之上，在一众顾问博士之中格外稚嫩。文帝发问，同僚皆面有难色，唯有他对答如流，从容顾问，尽显文生风流，圣山大悦，擢太中大夫。一众人的艳羡嫉妒也掩不住他的夺目光芒，他自信地向那高高在上的王座踏出了一步，躬身谢恩。

第三片雪花仿佛从无尽的未来飞来，同样的朝廷却尽显压抑，贾生上谏直言藩强藩伤，亲疏危乱，力求削藩，引轩然大波。王座身侧的几尊高位，四位重臣联名刺贾生“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凝重恐怖的黑影遮蔽了圣上身后的那片天，高高在上的文帝第一次感到了无助，四目对视，贾生的眼中却仍只有骄傲和执著。文帝无奈长叹，迁贾谊为长沙王太傅，他一下子呆滞在当场，满脸的不敢置信，最终无言落寞。

漫天雪花霎时凝滞，天地间唯有那骄傲挺拔的身影，踏雪而行，渐行渐远。我急欲狂奔而去，却在大雪凝滞的时空中寸步难行，只能目视他的身影没于尽头，不觉泪流满面。

我走回屋内，踏着腐朽的阶梯，一步步登上楼去。

门外，雪花带走了上天的呜咽，在凌冽寒风的咆哮中，再度无言。

## [伤·弈道乱鬼神]

再度入室，寒冷瞬间褪去，一股闷热的气息充斥着整个房间。没有了堆积如山的书籍，诺大的房间空旷而寂寥，几案仍在，只是移向了窗边，窗外已是盛更，湘水滔滔而过，倒映两旁翠绿的巨木丛草，郁郁葱葱，唯一古怪之处便是房间一角栖息着一只斑斓花纹的小鸟，年长了几岁的贾生正在那只鸟旁痴痴地望着它，满是落寞与迷惘。

“鵬鸟入舍，主人必将离去，只是我又得何去何从呢？”

仿佛梦呓般的话语，再无先前的不羁与自信，只见他向我走来一一明明未及而立之年，浑身却透露出一股诡异的沧桑，两鬓隐白，眼眸深邃而失去了灵彩，此刻的他仿佛身处阴影之下，冰冷尤甚，锋锐不存。

一次外放的贬谪，两地异迁，三年苦楚竟折磨他至如此田地，我不解、困惑，进而愤怒。“先生，何以至此？您的满腹经纶与治国之策呢？您真的忘了年少立下的鸿鹄之志，自甘堕落，颓废至斯？”最后两句我近乎是歇斯底里地吼出声来。

他盯着我，久久不语。最终转身朝几案走去，留下落寞的背影与一声长叹，“十年寒窗得百年大计，一朝破灭，跌落泥泞，身上尽是过客的脚步，能不痛恨？牢骚满腹皆是，只是没说出口而已。昔年三闾忠亡于湘水仍是历历在目，而我于国家，念想尚存，只是如何能归，又如何再度平叙天下？”忽而话题一转，“最近钻研了些许鬼神虚道之说，借以弈道，小友或来探讨一二？”

知晓劝诫他也是徒劳，我于是趋行于他对面，听他长述那缥缈玄

奥的学问：说那天地为炉，造化为工，阴阳为碳，万物为铜，说那大道六化，道、德、性、神、明、命，生万物，变万术，人莫不谨行其中，说那龙潜九渊，凤鸟远遁，旱云当世，蝼蚁得道；说那澹若深渊，泛若虚舟，超然自丧者方与道翱翔……直到月上中天，他才仿佛倾吐出一切，畅然舒怀，总结道：“无事于国，弈道终成废人，深感惭愧。”

我望向窗外的湘水，夜半流水依旧汹涌，江对岸隐约青山黛黑的影子又是那么沉重孤独，一如此刻眼前人苍凉的心境，无言中，我长揖到底，周处房门，再度向上攀登。

世人皆知严子陵之德，却鲜有人知贾生之材，云山苍苍，江水泱泱，贾生经天纬地之才，与天地争辉，与日月同光。

多年后，也许只有蒙童在诵诗之时，方能吟到一句“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文帝求贤，只为鬼神？夜半所弈，尽是虚道？也许只是君臣两人相对无言，似隔着千山万水，一端，是激进尖锐的头的定国大计；一端，是亘古无为的帝王寒心。

## [殇 · 忠谏议生死]

顶层没有上砌的屋顶，四周又回归了凛冽的寒冬，仰望是灰蒙蒙的天空和漫天压抑的乌云，凝重而肃杀的大雪钝刀似片片刺落，痛彻心扉，放眼望去，四周寥无生机，万物凋零，无尽白皑的洁净大地透露出一股诡异的凋亡感，整片天地似一座巨大的陵墓，千钧重压令人窒息，几步外那个似曾相识的背影早已佝偻，但他仍一动不动地站着，凝视苍穹，任凭飞雪漂白他的双鬓，染白他的满头青丝。

我屏息凝神，一步步走到他面前，不言一语，只是躬身。

仿佛百年一瞬，过了恒久的时间，他才看见身前的我，仿佛万年冰雕碎裂，丝丝雪带从身上艰难剥落，他轻轻直起了脊梁，活络早已失去知觉的紫黑色的双手，缓缓地，他怀抱的双手松开，怀中还是一册竹简，他伸手将其递给我，嘶哑道：“代我传至圣朝。”

“岂敢不从。”我再次深躬，倒退离开。

贾生沉默，忽然向着我，合起双手，颤巍巍做了一揖，傲视万古的鬼才，第一次被天地真正压弯了腰。

身前，无尽冰雪凝成一条小径，通向白茫茫的大地深处，动身前，我小心揭开泥封，看起了手中书册。

几个血红的小字映入眼帘。

《请封建子弟疏》

贾谊一生所谏削藩者无数，唯有此谏终被采纳。

写下此谏的七个月前，贾生所傅梁怀王坠马而亡，写下此篇后岁余，贾生暴亡。

我艰难地拧转身去，身后再无人影，仍是虚白的空寂。

刹那间，我望见了这方天地的本质。时空凝滞，无尽世界的最深处，“汉儒道葬”四字缓缓浮现。厚重大地之下正是无数被埋没或是外传焚毁的节籍，无穷无尽，浩如烟海，从地底冥渊一直铺至四方天极，无数的文字中贾生的五十八篇著作光芒万丈，格外瞩目，太平十二策高悬其上，镇守四极八荒，如烈日般夺目耀眼。又仿佛过了一刹那，积雪再度覆盖大地，苍白压抑了所有光芒，只不过其上多了一座坟墓与一位佝偻的守墓人。守墓人仿佛亘古不变地守在墓前，与天地

同寿，却再离不开坟墓半步。墓名“汉初儒道”，而守墓人，正是年仅三十三岁的贾生。

## [后记]

汉初之时，秦之焚书坑儒引天下怒，而高祖不事诗书，儒冠溺器，亦日显弊端；大肆分封，已历众劫。

贾生生于此，志于国泰民安，十八岁通读经史，二十二岁旅颇通诸子百家，张苍、吴公颇异之，慕其才，荐于帝王家。

文帝之时，权柄方从吕后手中夺回。藩盛朝弱，各国叛心萌动，举朝亟待谏议之发，有人以身试剑，诚然，代价是死亡。

贾生深受文帝之识，任太中大夫后毅然上谏议制削藩，公然与周勃、灌婴等保守派斗争，败。文帝爱贾生之才，力保，将其调离任长沙王太傅，看似明升暗贬，实则护其周全，至情至性。

贾生不解其意，以为朝廷负己，颓，至长沙，临湘水，吊屈原；入舍迎鵬鸟，所赋多郁沉阴霾，万念俱灰，时人多怒其不争，贾生独不顾。

中央初定，老臣退守，文帝召贾谊促膝长谈，贾生以近年所撰之积蓄、御戎多事奏，文帝不允，独论鬼神，谊以所知尽答，文帝喜，迁梁怀王太傅。

世人传“善弈者，通局无妙手”，文帝不重用贾生，固是表态当朝尚弱，无法大刀阔斧行改革之策，然任贾生傅其爱子，则是希冀于有变于后世。

贾生傅尽心尽责，悉撰《春秋》《先醒》《君道》诸文傅生以礼，



深辟历代兴亡，天下正史，不可谓不呕心沥血，然岁余，怀王失足，坠马而亡。

世人传贾生哀亡，非也，怀王薨，贾生稔知傅职之要，谏《请封建子弟疏》，圣上允之，后岁余，贾生暴亡，以身葬道。

贾生死后，汉初再无儒。

2022-3-15

## 远行·人间

### 【道路】

古老的群山默立在愁的身后，巍峨，青翠，朦胧而厚重。眼前碎石铺就的小路通向这山外的世界——村庄，河流，遥远而繁华的城市……还有那个盛夏月下的期许。

他走出了群山的阴影。阴阳相隔，微凉的晨曦细密地洒在道路上，染上了一层淡金。一步跨出，他背对着山峦，慢慢向远方走去。

心如花木，向阳而生。

### [溪流]

行走数个小时，夏日的燥热便无情地驱散了一切，道旁青草的芳香已经只剩下干枯的气息，宛若哀鸣。空气像在沸腾的大锅中一样凝滞在周围。目光所及处还没有炊烟，一路上愁也未曾遇见樵夫或是行者。腰间水囊只剩小半，他也不知道何时才能找到山外的道路。思索片刻，他循着记忆中模糊的位置，寻找山下小溪的影迹。许是方向相岔背离，许久他才听见潺潺水声。眼前是一道深沟，小溪便在底部缓缓淌过。如释重负般，愁摘下水囊，灌满溪水后便倚在丛乱的壑岩之间，闭上了双眼。

正午的阳光下，小溪明亮而不刺眼。沟旁的树下，点点光斑与树影交织，摇曳不定，阳光照亮了岁月的沟壑。

### [密林]

渐沉的夕阳在溪水上跃动，粼粼波光晃醒了仍在丛岩间的愁。起身四顾，太阳已临近身后的山峦，晕红了周围一圈流云。他匆忙折返，在落日身影没过山顶之前终于气喘吁吁地赶回了那条小路。他继续向前行走，暮色在背后渐渐深沉。

一个多时辰后，月亮还未升起，愁却走到了道路尽头。眼前是一片丛林，穿过林间便是又一次出山。

山中人语，世人出山有三重，日下不处山峦之影，是为一；四顾不入山壑之雾，是为二；回首不见山巅之树，是为三。

不知不觉，愁已深入丛林。周围树木略显纤瘦，怜弱的枝干向上撑起，稀疏树叶间还能望见几阙天空。夜渐深，虽未见月，却有丝缕微光洒下，渲染者一片幽静，恬然沉寂。每走百余步方有数声鸟鸣透过渐起的林中雾气，隐隐传入耳中。

当愁终于望见天上月，雾气也开始稀薄，树木更加稀疏，不久便出了丛林。星月皎洁，明河在天。静伫，仰望，天上万星璀璨，仿佛连成一袭月下翩跹起舞的白裙，凄美清绝。

夜深人静，愁望见了山外的大路。他没有停下脚步。

天上皎皎明月光，人间匆匆少年郎。

### [炊烟]

旭日东升，从地平线上的一线暗红变成了漫天灿金，微微照亮了愁身畔的草地。他蹲下身近观一株小草，一颗露珠凝结在顶端，在阳光下洒出一片七彩琉璃色，熠熠生辉。

抬手一摸衣襟，已是微湿。

向前数里，衣服还未干透，视野中出现了一抹扭曲的淡烟，盘旋着飘向高空。心境骤然开阔，他向着这抹炊烟奔去，满怀欢欣。隐隐绰绰的小屋与篱笆渐渐清晰，一个佝偻的身影正在园中闲步。

道旁的守林人已经几年没有见到人影了，看见瑟从山中走来，不禁露出一抹惊诧，“小友出山这是作甚？”

“去远方的城郭，见立下期许的人。”瑟淡淡说道，“老先生可知何处通行？”

老人手指着门外道路，“前行二十里，岔路右行即可通向附近都市。”

瑟躬身道谢，转身便走上了道路，却见老人犹豫了一瞬，唤回他道：“如今世道不太平，战乱纷繁，世人皆欲入山避祸，不如现在老朽这留下，静观其变？”

瑟无言，只是再度躬身，便继续前行。

世道不平又如何？他的道路，早在那个夏天就注定是一条历尽世见磨练的不归路。从山中桃源走出，他早就放弃了安逸。

“不问西东，随心而行。心有灵犀，自会相见。”

他望着天边无尽远处的京城，心随她的言语飘向苍穹。

这一天，京城，万千繁华之中，那袭白衣走下高楼，走出了厚重肃杀的城墙，向着南方走来。

[烽火]

道旁几片麦田掠过眼帘，只是不比山中，田苗枯黄，气息奄奄。

厚土之上，土色的贫民正在劳作，愁默默叹息，却没有停下自己的脚步。

走过岔口，路上渐显人迹，还没到那片繁华之地，忽有阵阵低沉响声传来，仿佛刹那，强烈震动撼动着大地，视线尽头，黑压压一片战马冲来，踏向城郭。城外几地燃起狼烟，滚滚黑烟弥漫天穹，殷红的滔天火焰随风张牙舞爪，嚣然不可一世。

愁默默在远处望着两军交战，望着外来骑兵败退，留下一地散乱脚印与血迹，还有城上投下的利器，间杂着几簇残火，倍感凄凉。城门闭合，进城应是无路，愁绕着城墙行走半圈，从另一端的道路走去。

此行见城不入城，却识烽火狼烟最伤人。

[小丘，竹林]

转眼便是数月。愁循着驿路前行，游遍半片天域，高山，江河，激流，丘壑，道旁小村，繁华城郭；游侠，劫匪，良民，豪贵，都已见过。

离山七日，不见山巅之树；离山十六日，不闻山间之闻；离山数月，他早已蜕变成了山外世间之人，不禁伤感，却又不得不如此。

只是未见应见之人，她是否还在京城等待，抑或是同样向着他的方向走来？

每到一地，愁总会在夜深时漫步，聆听夜间万籁。念想着，总有一天能听见熟悉的笛声响起，吹响那一曲凄美绝伦的《忘月》。

又是一个寻常深夜，愁来到了一座小城外的城郊，那里的小丘上

有一片竹林，顶峰可望月。恰逢十五，圆月高悬，他放空了内心，一步步穿过竹林。

蓦然间，一律凄清笛声从山下传来，陌生而熟悉。婉转的余音穿过层层修竹，传入他的耳中。他有些不敢相信，转过身，正见那魂牵梦萦的身影轻轻拂过竹林。

对视，凝望，曲音骤然崩灭，万籁沉寂，唯有月下两人，格外耀眼。

人间远行，就此为结。瑟走上前，轻轻拥抱着月，正如当年，群山之巅，花前月下。

## 镜中人·记梦

### 鹧鸪天·记镜

魂去梦归万事非，何缘镜中自憔悴？浊流半掩轻烟翠，残月冷落凄芳菲。

悲喜恸，死生匆，几曾识得真假同？凝眸枉伫乱影丛，孰知谁人终成空！

### 镜·流

他停下了脚步。

突兀，茫然，不解，踌躇。

人生第一次，他开始莫名地恐惧每日的早祷——在河流旁大声赞颂神灵之名，于他，这样的生活，已持续了二十三年。

仿佛命中注定，仿佛早已预见，他今日迈出的这一步，会彻底改变他的人生，从部族中天赋异禀、受人景仰的祭司，变成……

也许仅仅是一步之差，也许——仅仅是幻觉。

他又重新迈开了脚步。

河流本是浊流。夏季的暴雨裹挟着滔滔泥浪，在初晨涌动的微澜中，却可显出半清半浊的异景。

焦黑的木柴，燃尽的篝火。

冲刷上岸的不知名动物的尸体，正在腐烂。

牛羊，这温驯的良宠，仍在漠然地徘徊。

远方初升的朝阳。道道晨光。

蓦然地，视线落在河中，水波瞬间澄澈，无规则的波澜找到了梦寐以求的方向，雀跃着向河中央涌来。

奔腾的河水越积越高，翻滚，堆砌，凝结，涌动——

一个巨大，神秘而瑰丽的正八面体，在晨光下闪耀。

他看见了他——自己，只一眼，便沉沦。

耳畔，温柔的声音，“善思”。

再次醒来，他已不是他。

世传，琐罗亚斯德于河畔见善思，于此写下《伽萨》，开始一生的传教之路，劝阻雅利安部落对因陀罗的无上崇拜，希望对智慧者马兹达的信仰能够永生。

最后痛苦死去，死于部族纷争。

孰知，自他照见镜中流水，他便不再是他。

### 镜·月

一缕幽魂，穿越了千百年岁月，恣游于光阴长河，在流水中放浪，渐染了月光。隔着千万里的月色，萧索的山头，落魄之人，终夜无眠。

喜、怒、哀、乐、愁、忧、浑、噩、惊、惧、寂静，思虑。

身，家族，民风乡俗，国，天下，生死。

一帧帧画面掠过，纵横的思维，跌宕的感情。

人生，如魔得醒。

忽然想起，年少西湖七月半，行人熙攘，避月如仇。昔年看人不



看月，今朝，竟只有孤月相伴。

国破，家亡，国仇，家恨。

富贵不再，茅屋铁衾，凄绝无常，心生感慨。大都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

人生，意难平。

忽然再度望向空中月，是否，如梦似幻的人生，亦是早有他人涉足，穷极一生，究竟是在为自己过活，还是，履行镜像之内的职责？

残月如镜。

他抬头，他望见了自已，他与千百年前另一个孤苦的灵魂对视，只不过，他不再沉沦，只是纯粹的迷惘。

世传，明亡后，张岱隐逸山林，倾财济国，梦忆陶庵，梦寻西湖，著传世佳作。

孰知，当他在深夜望向残月时，他的奇异而无依的孤魂，陷入了深深的迷茫。

### 镜·魂

田边沟渠幽朦胧，门扉日月荡精魄。

人心之意，在镜里，更在镜外。人间镜界，并不是两座孤岛。

漂泊无依的残魂，又一次找到了人世荒原上的避难之所。

不是一人，不止一人，无数人匆匆惶惶的一生，灵光闪现的刹那，灵犀一动的片刻，就是他短暂栖息之时。

人间界，镜界，悲喜，生死，真假。

似乎完全对立，便没有入口吗？

峨冠博带的儒生，凝眸沉思的智者，万千精妙的灵感簇集而上，撑起了思想界的一轮煌煌大日，却依旧，无人探进真假之间的渊狱。

上古，柏拉图预见了洞穴内外的矮人，手持火把的戏者愚弄着尘世间浑浊的你我，我们却任其摆布，不相信那偶尔一瞥世界真相的先知。

近代，笛卡尔在沉思中对峙控制人身的恶魔，万般皆可虚无，而唯有思想，无比真实。一念天堂，我思故我在。

通往镜界的大道，似乎渐渐明晰，却又始终忽远忽近，不得真切。似乎无人知晓，那扇连通真假的门户到底在何方。

那人世间飘荡的残魂，是否也会感到孤独与寂寞？

直到有一天，罗素站在了深渊的边缘，向下凝望。他看到了那扇本应存在于虚无中的瑰丽大门。

那是一面镜子。

它一直都在，在上古的流水中，在千万里外的月光里。

它一直在召唤，而他，却始终无法到达。他知道，里面那极有可能是他的真身，他的照镜人。那缕若有若无的召唤，便是他们永生不断的联系，如同牵线木偶之于施法者。

终于摆脱了……

“我在撒谎。”他轻声道。

门悄无声息地开了。

镜·界

沉沦，迷茫，平视。

那缕残魂最后凝望了一眼人间，再次钻入了世界。

他栖居在一个无比平凡的小人物上，做着平凡的事，过着平凡的生活。

柴米油盐，市井风光，似乎全然是第一次真正看着。

他无数次走过通往山下小村庄的小路，今夜，也不例外。

天上，一轮圆月；身边，溪水叮咚。

他忽然觉得很满足。

这是他自己的人生。

最后看了一眼天空，他纵身一跃，跃出了世界，飞向了那扇瑰丽的大门。

门内，是一个无比瑰丽的奇境。目光所及皆是无尽的镜面，千千万万，相互堆叠着，一片片空间在相互的交叠间错开，一道道人影被困在一个个独立的空间中，又被映照在无数的镜面上，亿万道身影，又发散向无尽远处虚幻的一处处通向不同时间不同地域的世界。

一步步走来，经过了无可计量的时间，他终于在一处空间内看到了自己的另一道镜影。

溯源而上，无尽交错的空间之中，宁静的尺寸之地，终于，他望见了自己。

他与自己相对而立。

他想说话，却忽然沉默。

对面的自己举起了右手。

他照做了。

本文是作者第一次尝试意识流类写法，注重哲学的思辨与串联，淡化了情节。灵感来自于一个梦，主题便是：我们到底是自己，还是无尽时空之外另一个“对镜”之人早已重复设计好的动作剧本？

这是一个世界终极问题的边缘浅探：真假。

在真假面前，生死，忧乐，似乎都是虚妄。开头的《鹧鸪天》，便是全文主题的浓缩。

接下来，开始想象。笔者认为，人类史上仍有不少伟大之人，在对世界本真的怀疑中走向了对自我真假的怀疑之路。第一个，琐罗亚斯德。拜火教中的先知传闻载，他在河畔与“善思”神灵（据说是个正八面体形象）相见后，转变信仰，否定因陀罗的武力暴虐，开始了新时代的思想觉醒。第二个，张岱。人生的剧变也让他的文风，性情发生了巨变。在这极端的反差中，真假自我的思辨最容易被深入思索与探讨。其他对于世界真假的探索者，柏拉图和笛卡尔等人，都是和前面两位一样，可以说是有一定思索，却没有真正打开联通真假的大门。钥匙是什么？笔者认为，是真假悖论。罗素的“我在撒谎”便是第一个成功的案例。

笔者在文中虚构了一抹虚幻的残魂，认定他穿梭于所有人的灵识之中，当人想起自我的真假的时候，便是残魂苏醒的时候。最终他认清了本质。在他打开真假大门的那一刻，他便与遥远的另一端的“镜外本体”断绝了纽带关系，简而言之，他从傀儡状态中解脱了出来。

但是他是怎么选择的？他选择了自己去过一份最平凡的生活，然

后，去追根溯源。

当他真正找到了自己无尽时空之外的本体之后，他却蓦然发现，镜中无穷的时空，无尽的他人的镜中映象，不允许他这样一个“跳脱规则束缚”的个体存在。所以，最后，当他正对着镜外的他时，他选择了自己给自己加一面镜子，就是自己模仿动作，成为更痛苦的傀儡。

本文带着一点悲观色彩，乃是作者在最孤独的时候写成。更有一些自己最本真的思索，表达有些晦涩，请谅解。

## 山中

清晨，沁凉而湿润的空气携来了栀子花淡雅的清香。

几缕阳光游过乳白的烟岚，轻轻柔柔地映在我的眼脸上。循光醒来，才发觉昨夜又淅淅沥沥下了几场小雨。身畔的土地松软而潮湿，背阴处的苔藓已积起半指厚，在雨水的滋润下愈显鲜艳；朝阳的地方有一小片草丛，不少纤细的草茎上还顶着沉重的露珠，侧耳细听，小溪没有涨水，想必道弯曲之处又拓宽了些许，传来的叮咚泉声亦少了几分褊狭，多了几分深邃。鸟儿的晨诵声伴随雾岚的退散渐渐清晰，迎着初升的红日，汇成一曲变化多端的天籁之乐。

再过些许时光，静待阳光洒落到最下层的草株上时，漫山便被这空灵的金光包裹了。纵横交错的枝条遮蔽了上层林冠之下的天空，却仍缝不住那细密洒落的晨曦。沉重的水珠渐渐轻盈，最终在晨光的照耀下化作转瞬即逝的七彩宝石，汽化，飞洒在无垠的空中。清风拂过，搅动着略显粘滞的气流，花香登时又浓郁了几分。

山间清晨，万物怡然自得。

现在正是春天。

山上并没有高耸密布的松树，也没有争芳斗艳的桃李。“千山耸鳞甲，万壑舞松涛”的雄奇与“松花酿酒，春水煎茶”的高雅，自然是赏不到的。每到冬天山上总会荒芜一阵子，大雪之下枯草伏地，只

有几棵树在苟延残喘，禁不住厚雪的重压，总有时会有枝条沉重的断裂声，像是冬雪的哀鸣。而一到密雪消融，春风吻动了凝滞的溪流后，新一轮的生机便会再度勃发，在春声的呼唤下，地底的草籽永远最先破土，炫耀着广袤大地上的第一抹绿意。

不多时，空芜的山上便被渐渐浓郁的绿意充满了。冬天枯萎而瑟瑟发抖的老藤也神气了起来，伸长了手臂攀着在树干上，一点点蜿蜒而上，匍匐前行。从粗壮的树干一直伸展到纤细的柔枝，当它们攀过一半树高时，漫山遍野便纯然是一片绿意葱茏了。

春山春草忆春风。最柔的便是那迎面的风，沁凉清冽，带着万物的喜悦，春风送来了返栖的宿鸟鸣虫，迎来了久违的大合唱。漫步溪畔，被春风吹皱的溪水益显活泼可爱，在跃动中欢喜，在惊奇中奔涌。

世人多爱秋月，殊不知春夜朗月亦清怀。“月出惊山鸟”的那种空灵深远，足以令人永生难忘。春夜赏月，全无“夜云生，夜鸿惊，凄切嘹唳伤夜情”的悲苦。晴朗的月光下，树影交织，于半月弦照之处静坐，独对青空，所感更佳。

春山，澹冶而如笑。

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

山中的忧愁，就像天上的云朵，有的胖一些，就走得慢些；有的瘦一些，“嗖”地便飞过了。若是积郁如乌云，甚至电闪雷鸣，瓢泼大雨之后悄然离去，洒下一地珍珠；若是如那日落缠绵的流云，飘荡

着不去，用心看看，也能发现几分绚烂。

从来山中不少云霓。

清晨的云岚，缠绕在山头，久久挥之不去，在草丛间游荡，在树枝之间窜来窜去，树叶蒙上了一层雾气，唯有云开见日后，才不舍离去；深夜的微云，高挂天上，点缀在明月肩头，来回嬉戏，不时遮住了几颗星辰，或是挡住了半数月色。云怀沧海，古意苍茫，万载沧桑的时光，仿佛掩抑了苍翠的春光，唯留下深夜明暗交错的山头。

四季的云，更是一季一变幻。早春的云还未褪去深冬的凛冽，虽说略显淡薄，却长长地拖在空中，衬得心绪中多了几分杂乱。待到盛夏晴空，云朵便大团大团地聚在一起，棉花糖般松软，却也可能转瞬变为墨黑的乌云，令人猝不及防。酷暑一过，天上的云总是连成片，荫染着沉郁的苍穹，偶尔在晴空时，云朵便盘曲旋卷，随狂风恣肆放荡，倒是有几分超拔。

山中何有，云在其中。以光为影，以色为空。

久在山中，鲜有挚友。山上草密树疏，樵人少来；山势略显峭拔，挑夫行者亦不见踪迹；俯瞰山脚亦有零落的几座村落（是释先生搬来后不久才出现的），却不见有人造访。然而，幸得二友，释先生与岚先生，与我相伴。

释先生来山上的时光还要早于我。依稀记得我向山巅仰望的第一眼，看到的便是释先生瘦削而挺拔的身影。一袭漂洗得灰白的长衫，一双草鞋，一头散发，再加上一双深邃得令人恐惧的双眼，他就枯坐



在山上，平日里除了汲水更衣采食外，似乎便一直守着他的那一角隅，亘古不动。

释先生修佛，但也颇通儒学经义——令人不得不怀疑，是否是宦海失意或落第之人，似乎不是——看他那物我超然的气质似已不是一朝而来，而是与生俱来。是否是愤世嫉俗的隐者？似乎也不是——他始终对世界充满热爱，在交谈中从未听到他恶世之念，他就默坐在山顶的小小平地上，澄然无念，静看满天云彩，看那乳白色的精灵翻滚、跳跃。云卷云舒，云生云灭，须臾间便有无数瑰丽的奇景闪耀在天穹，似是冥冥之中上天的喃喃私语。

而释先生不说话。

我曾郑重地问他，久居山中不问世事，是否学那通明先生一般，做山中宰相？释先生说，他入山中，并非为隐逸，而是他注定要来到这里，注定属于这里。他枯坐，亦非仿效白沙先生，追求沧海横流中的一点灵明，而是生命最本真的呼唤与憧憬。

释先生似乎从来不在意山中与自我的意义，或者说，他的存在，本身便是一种意义。

“我在山中，而未曾来过山中。我便是为了这山，而存在的。”

他负起双手，默然转身。

岚先生，自称漂泊逆旅，遨游沧世，永远只是天地间的过客。可自他在山中扎根后，就再没挪动过脚步。

岚先生放浪豁达，只是年轻些，阅历浅，难免有些心浮气躁与清高狷介。山中小溪涓涓，他便整日在溪水边聆听歌喉；山中暴雨连绵，

他便在树林的隐蔽下长啸。明月皎皎云海之间，他便在月光的照耀下翩然起舞，登时，天地间仿佛只剩下他仙逸的舞姿。

岚先生文雅，好古诗。每一个看似绚烂实则乏善可陈的日子里，岚先生的文采永远能在不经意间增色添彩。当我们长久滞立在乌云密布之下盼望穹顶的圆月，当我们在恒久炽热的烈日之下大汗淋漓，当我们在暴雨骤风之间倚着居所瑟瑟发抖时，总会有几句鼓舞人心的温暖之言，让这片孤寂的土地，不再苍凉。

岚先生就这么留了下来，就这么扎根在了这瑰美绮丽而又孤独荒茆的山中。

我也曾问过他，年少气盛，为何不去世界之中，大展芳华？为何执着地漂泊天地，四海为家？山中之人，注定了与世相隔，杳杳无闻，不遗憾吗？

岚先生笑了笑：“一棵山中幽兰。他不曾见过世人，世人也不曾见过他，便不开花吗？”

无言。从此，岚先生的俗世情缘，也便随着季节的更迭，伴随着初春的微风，吹进了化冻的溪水之中，迎着山中的花香鸟语，一路飘向远方，渐行渐远，直至再不回头。

忽然想起岚先生初来山中，感慨了两句：

山真高啊，每当白云逸过，伸手仿佛便可触摸；乌云磅礴之时，又仿佛承受了一方天地的重量。

可山实在不高啊，俯瞰山下，望不尽灯火万家；眺望远极，盛不

下人间疾苦。

灵动的小溪，是山的生命。溪水淙淙，使山拥有了自己的脉搏，灰肤绿发的巨人，重苏了跳动的的心脏。而山中溪流亦令人敬畏，当倾盆大雨来临时，暴怒的溪流便会操起名为山洪的巨刃，毁灭现有的一切。

灾难来临前凝重似实体的空气，漆黑之中闪烁蓝白色电光的乌云，远处墓碑似岩灰色的天穹。最初只是零星的几点湿意，渐渐，小溪出现愈来愈多的弧圈，年轮也似交织在一起，激起晶莹的水珠.....山洪前的溪流暗潮涌动。暴雨只有先前的几秒是前奏，即而冲向高潮，化作天地间狂乱的交响乐。山间泥土坚固的锁链渐渐腐朽、断裂，最终如同决堤般，随着暴动的洪流，聚成一股势不可挡的深黄军旅。那抹深黄瞬间就代替了绿意，它和着雷鸣的咆哮，愈发一往无前地冲向山脚。

朴实而厚重的巨浪，裹挟着无数浑浊的泥流，顷刻便湮没了山下的道路。不远处有几处村庄，而惊惶的人们直到山上传来巨响的那一刻，才猝不及防地狂奔出房屋，那一瞬间，心中只想着生存的人们早已忘却了自己安适的巢巢中所有的一切——财产，纪念，记忆，甚至是.....亲人。就在一刹那，身后房屋轰然坍塌，暴怒的洪流卷走了所有。珍藏已久的财富，每日虔诚祈拜的神龛，摇篮中熟睡的婴儿与还在不觉忙碌的家人.....一切，就在无限永恒的刹那中化作尘埃。幸存的人们竟顾不着回望，只是向着高地狂奔，许久许久，终于回神后，

才蓦然悲泣。

而无情的深黄，早已代替了视线中的一切。

与骤然发狂而恣肆毁灭的洪涛巨浪相比，也许长久炽热的干旱，才更是一种煎熬。一霎的黯灭，一时的摧残，也许终不会彻底让人绝望，顽强的人们，总能在一切的悲恸哀悼之后，奇迹般地匍匐前行，最终带着满身伤痕，再次傲立，操起变形的双手，一点一滴地开始浩大的重建工程。而长久煎熬之中没有一丝一毫的希望，最终将无辜的生灵，拖入了无尽黑暗的冥渊之中。

无穷的炽热与干旱之中，仿佛连出汗都成为了另类的奢侈。没有一丝一毫的湿意，遑论阴云与雨滴。盛夏的初晨，空山显得格外清晰，再无氤氲玲珑的雾岚，在山间自由嬉戏。深邃而静谧的山间，更令人心神压抑。山间不再欢歌的小溪，迎来了第一批不怀好意的宾客。辛勤的村民摸黑提桶上山，偷摸向小溪的源头，对着那洼微弱的水源，竭尽全力汲水。朦胧的黑暗之间，不分彼此，人性的阴暗，就此无形展开。无意的推搡，逐渐化作了不怀好意的争吵，直至大打出手，掠夺水源。

倒地无力的弱者，满身伤痕的莽夫，在这片遮蔽一切的阴暗之中，泾渭分明。

而他们甚至不曾顾虑山间脆弱的花朵，不曾顾及苦苦挣扎着生存的草木。枯萎生陨的草茎，泛黄低垂的卷叶，无论它们怎么努力向下扎根，水源都仿佛离他们愈来愈远，像是上苍故意留下的残忍的捉迷

藏游戏。而一旦放弃寻找，不过多时，四围只剩下干硬的土，无尽苦难的折磨之下，放弃挣扎的生灵，一步步逼近死亡。

迷信的村民，整日喊破嗓子，血红着双眼，仰天悲泣，冲天咆哮，却从没有幻想中行云布雨的龙王，降下希望的甘霖。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田里的庄稼一点一点枯死，健硕的身躯一点一点脱水无力，幻想的雨滴一点一点远去。真正恐惧的煎熬，却依然长久得望不到尽头，狠狠压在生活头顶的折磨，也从来没有松开过一丝攥紧的拳头。

或许，当雨滴带着凉意悄然降临之时，山脚的村庄，却早已失去了最后一缕生机.....

仿佛过去了不可计量的时间，水落石出，海枯石烂，山脚的零落聚落渐渐连成了一片，视野中零散的几个点，渐渐连成了一条窄线，又逐渐扩展成了一个圆。而这个圆，又在向山中延伸，渐渐地，成为了一把尖锐的锥子，锥头所向，正是山间。

人类的文明总是不断进化，对自然的纯粹敬畏也终究变成了无情的挑衅与蔑视。村落的房屋急需大量的木材石材，于是，这片不算富饶的山域，终成为了山脚人们肆意凌辱的屠宰场。

一串震耳欲聋的巨响之后，山脚的最后一丝防线，惨遭撕裂。灵巧的溪流早已血肉模糊，被夸张地撑大了数倍，从此以后也再不会有潺潺的溪流循山而下，只有缓缓流淌的泪水顺着小溪早已肿胀不堪的脸颊，一滴一滴地，落在骄阳下火热的鹅卵石上，飞溅起短暂一瞬的雾气。

操起巨斧的魔鬼，横持恶镰的凶灵，带着冲天的煞气与掩饰不住的贪婪，向着手无寸铁的山峦，发起了惨无人道的冲锋掠夺。树木不再，只有横尸一地，粗壮的身躯拦腰断裂，只有凄零的木桩，在原地无助地迈向生命尽头。山间生灵毕生的积蓄，换成了一笔笔血淋淋的财富，在冲锋队一览无遗的人性恶前，生命仿佛一文不值。

粗鲁野蛮的咆哮，惊醒了沉眠的释先生，有生以来第一次，他走出了那片枯燥单调的囹圄，走出了自己的那一方世界，拦在众人面前，双手负后，一言不发。早已杀红了眼的人们甚至没有一丝一毫的劝服与妥协，熟悉的巨响又一次敲响了死亡的警钟，而这一次，只剩下原地的一个大坑，再无释先生魁梧的身形。

也许，在人们眼里，一尊拦路的巨石，甚至不配他们去正眼相待。

道旁的岚先生甚至没有叫喊出一句，没有时间留给他去哀悼与痛诉，下一瞬，巨大的镰刀飞过，山间一尘不染的幽兰，从此失去了芳香。

我不知道最终的命运还有多久会降临到我的头上，就这么麻木地站着，看着他们愈来愈近，愈来愈近；看着他们沾满鲜血的镰刀与巨斧，一路收割，一路杀戮。我不知道最终的命运会如何降临到他们的头上，也许，我终究是等不到彻底荒寂的山随着夏日的暴雨，彻底坍塌的那一天；等不到山神终于狂怒，降下无边惩罚的那一刻。

我忽然想起了初见释先生和岚先生的那一幕，想起了他们，山腰挺立的巨石与山中静雅的兰花，想起了山间的云岚，想起来清晨的阳光与万物的合唱，想起了流连忘返的露珠，想起了暴洪，想起了久旱，

想起了这漫长乏味的时间之中，一切一切的刹那芳华。

我是山中一棵树。

## 心域·焰火

一个孤独的孩子，农忙时狂奔在田野中，也没有人照拂抑或呵斥；四季轮回，孩子的心便随着垄上的野草生机轮转，随着江涛拍岸的轰鸣周而复始。

孩子的家就在一小片田野里。肉眼可见的些许绿意之外，便是无边无际的荒凉。也许只有在秋收后漫地荒芜的秸秆中眺望，才能望见远处隐约朦胧的高楼。夏夜躺在虫鸣与稻香的怀抱中，轻柔的暗影笼罩了半片天穹，若不是那清凉绮丽的辉月，也许经过永恒的时光，才会有人发现深埋在遮天绿意中的瘦削身形，无论他是否早已是深埋地底的骸骨。

田野北边不远处有一条大江。田野的界域便止于江堤围栏。视野所及，云遮雾蒙，除了一道单调而冰冷的桥梁通向隐约的彼岸，抑或晴而无风时江对岸崔嵬摩天的高楼，天地间只剩下这浩荡的潮流，以及那千变万化的奔腾云岚。

他和她经常坐在江堤高高的围栏上，望着深夜渐渐明晰的夜空，水雾弥漫中的点点暗星，穿透云层的缕缕月光，平静而深邃幽暗的江水，不时应和星光而闪烁的几点渔火。他是他在这片无边荒凉与波涛汹涌间的唯一的挚友。

有时她先走了，他便挪了挪身子，坐在她坐过的位置上，憧憬彼方的风景与天穹，抑或转过身，呆呆地凝望着她离去的路，直通向更远处深邃黑暗中的幽凉。也许又在某一时刻，那个神秘的女孩就会忽然出现在这条乡野间坑坑洼洼的小路上，就像相遇时他忽然从一片高



高的秸秆中窜出来一样，鬼灵精怪，而又难免孤寂与落寞。

他常常一人沉默着坐在江堤上，从深夜坐到清晨，从月上柳梢头到第一缕阳光。

“我该走了。”他忽然说。

“再等一会吧，今夜的天穹注定会让星月黯然神伤。”她故作神秘地说道。

于是他又留在了江堤的围栏上，那个仿佛亘古便存在的位置上，仿佛即使昔人已去，也将继续流传至海枯石烂的小小角落。

那天深夜，江对岸的焰火升上来数百米的高空，布满星界的绚丽，广袤无边的花火，即使隔着数千米仍震耳欲聋的爆鸣，仿佛漫天繁星第一次挣脱的雾汽的囹圄，绽放出前所未有的辉光。

“向往何方？”

“我会走过那座桥，走向迷雾中的远方，那……应该是北方吧。”

“我会带上这片田野的最后一抹绿意，轻轻扦插在窗边的玻璃瓶里，等待那最后的生机，渐渐在轮回中枯萎，在朦胧中遗忘，直至…背叛这片未来的远方。到那时，我将会用那枯萎的茎节盘成脆弱的头饰，将那最后的记忆永远映入狭隘的脑海。”

更加压抑的黑暗遮蔽了原始的深邃，怒涛伴随着强劲的风狠狠撞碎在他孤独而瘦削的身影上。下雨了。男孩仍没有动。他知道他在秸秆下的摇篮即将面目全非。他仍在看江上岌岌可危的渔火。

他又转身看向她无数次离去的路，田野界域处的黄泥路。秽土与水花浸没在一起，泥泞而模糊不堪。雨点与稻禾凌风乱舞，片片倾倒

的秸秆，给深夜狂风暴雨中的田野增添了一抹苍白。

他又一次孤独地面对星空，只不过，是又一次的彻夜孤独。无助的环顾，迷茫的追溯，四野刹那间变得无比陌生。他彻底看不见彼岸了，更看不见她期盼的花火，眼底倒映的泪光。

他又一次，或者说，第一次，感到了无边的恐惧，与深入骨髓的孤独。

男孩走了，离开了这不再属于他的田野与江堤。在他的记忆中，走的时候还未秋收，漫野的碧绿中仍有几片深灰的淤痕，是暴风雨留下的疮疤。大江仍然汹涌着，无情地隔断彼岸与此方，流浪在绮玉般的纯白月光与朦胧灰暗的未知远方之间。一道道江面上褶皱的波痕，像岁月的轨迹，交汇在同样迷蒙的远方。

昔日那片遮蔽天穹的高高的秸秆，依旧在他甜美的梦中，仿佛能持续恒久的时光，伴随着深夜皎洁的月色，闪烁的繁星，温吞的江河。江畔高高的围栏上，有两道身影，凝望着彼岸，眺望着星空，留意着闪烁的渔火。

直至生肉白骨，直至海枯石烂，直至峥嵘嶙峋的江底乱石张牙舞爪着来到世间，直至再无水汽遮蔽的星空早已失去群星的影迹。

“初春，相遇，乍暖还寒。世人笑我狂狷，你笑他轻年。三年久别如一梦。犹忆登临处，神越读海，结想山岳，文教书生亦可期。”

夕阳下，破旧而冰冷的阁楼上，他坐在顶楼狭窄房间的书桌旁，紧攥着笔，皱眉思忖，轻声诵读。她坐在对面，默默看着那一张不知

涂改了几遍的纸张，不时望向他瘦削的脸颊。夕阳倒映在她的眼底，跃动在笔尖，流连在一个个青涩而稚嫩的文字中，融入浅墨的痕。

“你说，这是我们的愿景吗？”他放下笔，起身望向窗外。鳞次栉比的铁灰色高楼间，是错杂而蜿蜒的道路，层层叠叠，从地底一直张牙舞爪到天上，盘旋的高架上，各色的车流呼啸而过，从繁忙走向寂寥，步入渐沉的夜幕。

她对男孩笑了笑，没有回答。桌角最后徘徊的微光也渐渐隐去，为她的眼角染上了一缕黯然。她轻轻拿起那张纸，看着上面的文字，虔诚而欣慰。“何尝不是呢，文教之路，山行拾级，学海泛舟，陡崖狂澜间，自是意气风发，亦是书生本色。”她轻声说道。

夕阳隐没，男孩的眼里却闪起了光，仿佛星穹倒映，万千繁华，“学海山行，文教大道，与君相遇，何其有幸。”

夜幕降临，皎洁的明月跃出高楼，闪耀在孤独的苍穹，苍白的灯光下，他改完了最后一字，放下了笔，看着清雅的月色一点点爬上她的脸颊，期待着一瞬的展颜。

她轻蹙着眉，细品这斑驳而生涩的纸张，轻抚过道道褶皱，良久，忽然想起一问：“你心中最耀眼的文字，在春季萌芽，何时才会迎来冬寒的结局？”

“我心中百八十字，要走遍心域九万里。”他笑道，“愿与君共历大梦春秋，光阴逆旅。”一挥手，周遭万化，朦胧乖离，斑斓的时光流彩飞速驰过，仿佛身处在命运的涡旋之中，无从得脱。

她再次睁眼，唯见流云漫天，四野望去尽是无际平原，微风禾垄，

风抚草动，袅袅动人。身边的河流汨汨流淌，河流旁狭长的滩涂中，点点绿意在闪烁。他从远方走来，熟悉的热烈与激昂中，多出了一抹深邃与超然。他向着无尽远处遥不可及的雾岚中躬身作揖，随即引着她沿河前行，溯流而上。漫长的光阴中，仿佛一切言语都显得多余。两人默契地沉默，看着身边渐渐变幻的景色，不曾疲倦。

从白天走到黑夜，没有月光的夜幕中，河流中却渐渐泛起亮银，似是鱼儿从容的身形。河边突兀闪现的大树，遮天蔽日，树下松软的土壤间，有一只早已破损的酒壶。他眼中闪过一丝诧异，复又带着她走过丛生的枝桠，走过那棵亘古遍遮天蔽日的巨木，沿着永夜的路途，一路向前。

地势渐陡，波流湍急，源头处恰是垂天之瀑，纵路山行，从未止步。半山腰，她看见了翩翩起舞的彩蝶；山巅，俯瞰奇峻雄岭昂扬矗立，大地之上千万河流蜿蜒，熠熠生辉似万家灯火。天穹流云化作光阴画卷，仿佛近在咫尺。

她不觉伸手，轻轻一点，刹那光阴定格，天地停转，瑰丽万千的画卷之中，一位身着褴褛麻衣的人带着他纵身跃下山崖，在梦幻的光阴中种下逍遥的种子，在浩瀚无垠的光阴海洋中依依辞别。画面的最后，心域剧震，山腰的蛱蝶轻扇双翅，卷起斑斓的风暴，卷起了被定格的刹那，也刮走了山巅沉醉的她。

光怪陆离的斑斓之间，无穷的时空次第绽放轮转，不可估量的溯流逆旅之外，她跟随着他的脚步，遍历心界万方。死寂的白雪间，她看到他从守墓人颤巍巍的手中，接过暗红的书卷，踏雪而归；重影万

千的镜界中，他伸出双手，拙劣的模仿着来自无尽遥远的另一时空，相隔一面的自我；人间界中，陪伴先生攀越高山，于学宫中授业万众，于河畔无忧垂钓。

而下一刹那，仿佛光阴倒转，一切又回到了那个夕阳下的阁楼，书桌对面的他，又一次提笔修改，却忽然顿住，望着斜阳，怀着歉意，将她送出家门，望着她的身影在夕阳下越走越远，走入无边的夜幕。

“仲夏，相知，洞天日晚。淡淡风溶溶月，曾照彩云还。风月几孤庭榭后，屡变星霜穷。仍忆小阁，凭栏望月，竹篮打水碎又圆。”

恰逢元宵，繁华的都市更显喧嚣与生气。孩子穿行在汹涌的人潮中，向着江边跑去。夜晚的焰火灯会仍是遥遥无期，然而江对岸的露天场地上早已是座无虚席。一路横冲直撞的孩子四处奔寻，终于找到了空位，便静坐等待，静静听着人潮涌动的喧嚷。

夜幕降临，焰火升起，照耀了整片天穹，一瞬间连明月都不再闪亮，只剩下漫天璀璨，次第绽放。身边的人们欢呼雀跃，尖叫，相拥，而孩子这才蓦然想起自己孤身一人。

漫天焰火仿佛瞬间失去了颜色，停滞在半空，化作了荒芜的灰色，身边的人们定格在了漫长岁月中的刹那。孩子就仿佛静止中的独行者，默默离开了这片喧闹的场地，沿着江堤，一直行走，从未回头。

不知何时当时间在孩子眼里像是重新涌动起来后，孩子已经走到了心境中的那片田野中，走向了自己芳草下的摇篮，孩子最后的记忆便停留在闭眼前的一瞬，孩子眼中是高过头顶的绿意，只对他一个人

绽放的生机，仿佛经过永恒的时光，才会有他人留意。

“金秋.相别，寒蝉凄切。丹桂飘香十里秋，芳久愁亦浓。惜哉文章不跋扈，未能通天路，幻梦天台，极目远眺，断鸿一声长天暮。”

孤独的孩子再一次回到了久违的家乡，虽然那里早已成为了远方。他狂奔在无边无际的田野上，看着铺天盖地的绿色，那是从未有过的盎然生机，孩子却似发疯了一般寻找着当年的那一片仅有的绿地。眼前是无边无际的绿，单调得令人恐惧，就如同当年她从黑暗中走过的没有尽头的乡陌小径，不知哪一瞬间就仿佛会彻底迷失在这无尽的绿意之中，哪怕过了上百年，成为深埋地下的骸骨，也不会有人发现。

不知道奔走了多久，仿佛无数次无力跌倒后再次爬起，终于寻觅到了一丝儿时的回忆。记忆中那片熟悉的绿意却早已化成了绝望的灰色，那一片小小的角隅，仿佛从未有过生长的痕迹，剥去了岁月的冲刷，仍然只剩下荒凉。单薄的小屋许久没有修葺，早已破败不堪，腐朽的屋顶，残损的四壁，甚至连青苔都不愿驻留，只留下暗中生长的荒芜与匆匆流淌的岁月。

孩子忽然想起当年在江边诀别时许下的承诺，想起那束终将枯萎的稻禾，他恍然间才惊觉，原来自己走得太过仓促，甚至似乎没有带走那束临时采撷的绿意。也许它还会在屋内，静静地躺在蒙灰的窗台边，安静地死去，然后在遗忘的浪潮下，化作缕缕齑粉。但也许，它还会在窗边傲然挺立，从不曾枯萎过，就像那段从未被遗忘的岁月，即使已经在心中注定遥不可及，却仍然熠熠闪光。

孩子轻叩房门。

房屋轰然倒塌。

“凛冬，相忆，梨花遍地。铺天飞雪寻觅处，能饮一杯无？闲憩枝头恍如梦，梦中君如故。怅惆空山，孑孑幽径，傲寒落尽芳不复。”

孩子在新年夜的梦境中，再一次回到了夕阳下残破的阁楼。

一切都还仿佛是当时的样子，一间破旧的书房，被简陋的纸板粗暴地分割成杂乱的碎片，每一片毫无章法的空间中，散布着丝丝缕缕的记忆，在斜阳的映照下升腾盘旋，宛若灵动的鱼儿；最深处破损的书桌，她仍然坐在一端，蹙着眉，细细地品鉴手中的文字。冰冷的余光映在眉头的阴翳处，渐染了那一抹墨色。而手中的纸张却仿佛在一直离他远去，他想看清自己当初留下的字迹，而当他每靠近一步，纸张便空白了一丝，直至他终于走到近处，褶皱的纸张早已是一片空白。他忽然抬头，望向窗外熙攘的人群，奔涌的车流，暗蓝天穹下尚未入眠的城市，却发现一切都只是幻影一般的静默，空气凝滞，阳光停泊，喧嚣的城市一霎那只剩下了千篇一律的荒芜，仿佛那段被尘封被遗忘的岁月，心境中无边绿意中最后的灰色。

“学海山行，文教大道，与君相遇，何其有幸。”

宛如璀璨的焰火一霎点亮了苍穹，世界开始涌动，仍在天边的半片落日渐渐下沉，车流人潮继续奔涌，暗蓝的天穹上，点点孤星渐渐清晰。蓦然回首，所见却仍然是她紧攥的纸张，眼底泛起的泪光。再一回眸，纸张上的文字一个个清晰起来，就像是次第亮起的星星，像

记忆中江中摇曳的渔火，彼岸崔嵬的高楼。

孩子骤然从梦中惊醒，面对着空无一人的书房，窗外依旧黑黢黢的夜空，寂寥而沉默不语的城市，摸黑起身，找到了书架上珍藏的日记，点亮了床头的夜灯，一页页翻读。

迷失的孩子在长久的孤独中煎熬，孑孓在永夜下的长路，四处奔走，却永远离不开原地。于是迷茫的孩子假想了一个真正心目中完美无瑕的同行者，引领自己一起走出孤独与黑暗。走着走着，仿佛是次第间，永夜中繁星闪烁，孤灯点亮，焰火耀目，走着走着，便走到了黎明。

日出东方的那一瞬，她笑了，眼底仍旧是晶莹的泪光。她转身离去，就像出现时那般神秘，再无一丝踪迹。

依旧是震撼人心的焰火。

浩荡的大江上不再有变幻的云岚，深夜中泛着灯光的大桥，承载着两岸无数的期许与希望，车流往来络绎不绝，长灯漫天，像是被遗忘的月光。江对岸是鳞次栉比的崔嵬摩天，无数绚烂的灯光，晃过千千万万万向往着繁星的眼睛，烙下吊诡的光影。江上渔火不再，也再无狂澜怒涛，一平如镜，微茫浩渺。

高高的江堤上，他默默坐着，看着夜幕降临，潮涌般的人群来来往往，拥挤推搡，粗暴地占满了当初的绿地和小径，在嘈杂中翘首期盼，时隔十一载的盛会。

烟花升起了，挂满了整片天穹，他忽然想起了十一年前，那场同



样惊艳的焰火，他与她坐在江堤上，仰望夜空，陷入震撼人心的美丽。

“你还会回来吗？”

“我看见你了。”

2023.5.2 23: 12

## 再见，渡口

感谢我的挚友于梦姝，罗丹妮，黎丹宁，王楷越，你们让我回忆起了那些永远都不该被遗忘的瞬间。

### 一

机车的轰鸣声渐渐远去。

孩子站在石板桥上，桥下是一条小溪，不远处横着几道铁轨。

孩子张望了一阵，四下无人，于是麻利地脱掉鞋子跳下小桥，趟过清凉的溪水，走到铁轨旁，双手攀上栏杆熟练翻过，踩着枕木一溜小跑。

迷雾中的火车站渐渐清晰。

车站失修已久，顶棚早已不知所踪，只剩下几根孤零零的石柱，立在摇摇欲坠的根基上，天空也配合似的总显得灰暗又压抑。柱上蜿蜒着几根青藤，石缝里也长了些苔藓，给灰白暗淡的车站添了些深深浅浅的绿。它们好像早已把石柱视作归宿，即使不知道是否有一天，这归宿会轰然坍塌。月台略有残破，却并不显杂乱，粗糙的石板面溶去了岁月的流光，染上了沟壑与苍凉。站在有些湿滑的站台上侧身长望，视野尽头仍是薄雾，朦朦胧胧，近处铁道下七八根枕木已经坑坑洼洼，一旁是细碎的磨平了棱角的碎石。断断续续地，会传来几声轰鸣，听起来有些有气无力。这是“破东风”，兢兢业业了十九个年头，这位迟暮老人挣扎着发出作为调度车头最后的嘶鸣，在熟悉的人听来，这声音里好像夹杂了叹息。

此时老站长刚刚走遍了车站里外，回到最中间的月台上。站台贴近轨道的那一侧摆了一张躺椅，老人正坐在椅子上，见到孩子跑来，笑了笑摆摆手，示意孩子不急。

孩子就照常躺在躺椅旁边的地上坐下，一只手搭着躺椅的一侧把手，面朝着老站长，眼睛却仍然盯着远处的铁轨。

“今天比往常来的早了些，”老站长还是不急不缓，“下一班客车还有将近半个钟头，不过调度车头马上会调一列客运车到三号站台，一会就发车了。”

孩子只默默听着，没作声，仍然望着铁轨尽头，等待火车渐近的灯光拨开迷雾，带着车轮清脆的叩击声，缓缓驶来。

孩子不知道车站从什么时候开始存在，老站长也从未提起过。孩子一直在无垠的天地间奔跑，忽然走到了铁道旁，从此就走不动了。

盛夏酷暑，烈日凌空，白炽色的阳光倾洒在围栏上，荡出一圈一圈的热晕。他却仿佛忘却了炽热，伸出双手，扶住栏杆的凸起处，用力一撑，一个翻越，跳进了铁道内。

孩子记得，当时车站只有一块甚至算不上月台的空地，一把蓝色的遮阳伞，伞下一张躺椅，一位拿着扇子惬意扇风的老人。

孩子不怕生，神启般地向老人走去，老人停下手中摇晃的扇子，微微坐直了些，眯起双眼，等着孩子走来身边，好像终于等到了什么似的如释重负，他笑了笑，“你终于来了。”

这老人就是老站长。

“您知道车站为什么而存在吗？”

“为了遗忘。”

“那为什么车站荒芜了呢？”

“为了铭记。”

孩子有些不解，顺序是不是错了？可孩子没有问出声，老站长总有他的道理。于是他便坐在老站长身旁，看着远处即将坠落的夕阳。残霞如血，漫天火红，视线远处孩子越过的栏杆外，小桥上，有一位拄着拐杖的老人带着小孩，正望着不远处的铁轨。两道亮黄色的灯光从铁轨上渐渐移动，接着是远处闪亮的三盏车灯，再是渐渐清晰的火车头，依稀可以看见火车头后是狭长而不规则的黑影，这是孩子最喜欢的货运列车。

轰鸣声愈来愈近，愈来愈沉缓，最终戛然而止，货车缓缓驶过，停在了左手侧，孩子这才忽然注意到不知何时那里建了一座新站台。。

孩子问老站长，货车会停靠多久？老站长轻描淡写道，等到下一次你来到车站时，货车就不见了。

“这班车往哪儿开啊？”

“往被遗忘的过去。”

“您能不让它开走吗，我想每天早上都看见最喜欢的货车...”

“我不能，遗忘终究存在，谁也无法阻止。”

“那如果您能决定所有列车的去留呢？”

“我会尽力留下所有列车，无论承载的是人、货物还是空无。其

实，真正的铭记远比虚假的遗忘更重要。”

又一个清晨，孩子照常来到车站，看到右手侧再度多了一座新月台，一班空载的客运列车正停靠着，不远处崭新的电力机车头正在缓缓靠近，并和车厢后，就可以发车了。

老站长破天荒地没有坐在躺椅上，而是站在车头处，轻抚着崭新的机身，摇了摇司机进出的车梯，确认牢固后，才依依不舍地回到站台上，朝列车挥手告别。

“您这样郑重地告别，难道这班车就不回来了吗？”

“是啊，这班车不会再回来了。”

“为什么？”

“车里，是离别的行人与被错解的善意。”

“那么上次看到的货车呢？”

“货车？也许是黑暗与错误，也有可能只是记忆。当然，如果有人甘心把自己降格为货物，那也无可厚非。”

“恶是错的，可为什么有些时候，善也是错的？”

“孩子，你能在二维平面内找到三条相互垂直的线段吗？”

“当然不能。”

“二维平面里，平行与垂直就如同大多数人眼中的善恶一般非黑即白，然而当你回到立体空间来看，也许相互垂直并不能用第三者来校正正误，就像这样”——他点向车站一角的墙壁。“也许看起来非黑即白的事物，本就没有对错，或者说，都是错的...”

“就如同我们眼中的善恶一般？那我们又怎么能去跳脱出这善恶的‘二维面’呢？”

“向上走吧...至于能走到哪一步，能不能站在对立者的更高处，就不是我们现在足以想象的事情了。”

深夜，最后一班列车带着光亮远去，站台上只剩他们，老站长点起一盏油灯，孩子躺在老人身边，望天上的星星。老人见状，用身子挡住了油灯的光，登时整片星空在孩子眼底明亮了起来。

“您一直都在这里吗？”

“总有一天我要离开的。”

“阿太走了，爷爷说，阿太变成了天上的星星，可我数来数去，星星只有那么几颗。如果天上有一天没有了留给新的星星的位置，那又该怎么办呢？”

“星星一直都在，也无穷无尽。你看不到的星星并不是不在发光，只不过被‘陌生’这层障壁挡住了，或者，它们离你很远很远，发出的光还没找到你。”

孩子似懂非懂，却舒了口气。

“如果您可以一直在这里，您会一直呆下去吗？”

“孩子，你希望你的人生只有一天还是有八万六千四百天？”

“...当然是八万多天，这可是两百多年！”

“如果这八万六千四百天，你每天只活在一秒当中，无论是一秒八万六千四百次的重复，还是放慢了八万多倍的一秒钟，这八万六千

四百秒共同构成前一天的总数，你还愿意吗？”

“.....”

“孩子，我曾想过比死亡更加恐惧的事，其中有一种，便是困在无穷个无数小的时间碎片中，成为永恒的傀儡。所幸，我们无法决定我们度过时间的方式，但我们有三万多天的不同来尽情挥霍。我不愿意被永恒地困在这里，我离走的时候不远了。”

“等到什么时候呀？”

“等到车站彻底修好的时候。”

孩子最后一次远远望向车站，三道月台上都装了顶棚。车流运转，繁忙不息，老站长不见了身影。

高大的铁丝网取代了栏杆。

孩子翻不过去了。

## 壹

今天清晨的车站被浓雾笼罩着，老人如往常一般走遍了三座月台，最后回到了躺椅上，微眯着双眼，等待着孩子的到来。

一缕记忆拨开了迷雾，老人记起了时间。

现在是清晨六点二十七分。第一班动车刚刚开走，破东风调度的下一班客车十分钟后便会发车。七点，会有一班客运列车经过车站；再过十分钟左右，有一班货运列车从对侧驶来——

记忆到此戛然而止。今天孩子似乎比往常来得早了些，看着他向

自己跑来，老人笑了笑摆摆手，示意孩子不着急。

老人是这座车站的站长，自有记忆起便是这样。

他常常试着回忆更早些时候的时光，可惜那些过往仿佛被禁锢在了重重雾霭中，怎么望也望不真切。

记忆中最早的车站，只有一块空地，一把遮阳伞，一张躺椅，不知什么时候起它们就在这里了。每天清晨与黄昏，老人会绕着车站走一圈，看着交错横杂的铁轨，几盏单调的道灯。车站少有列车停驻，更多时候，老人就坐在躺椅上，望着列车来来往往。时间在这里好像失去了意义，诉说着车站和老人的共同迟暮，连日升月落都重复得叫人遗忘。

不知是在梦中还是幻觉，老人不止一次看到，铁道一侧有个孩子，倚着栏杆，满怀憧憬，向里边张望。老人睁大浑浊的眼睛想看清些，却总仿佛有一层阴翳；走近看看，却发现自己怎么也走不出这座站台。

可每当孩子出现，老人总感觉，尘封已久的记忆似乎在微微颤动，就好像在心灵深处，车灯拨开迷雾，有车缓缓驶来。

于是老人继续在躺椅上望着孩子，看着他慢慢长高、长大，终于有一天，孩子越过了护栏，向老人走来。

老人看到了漫天残霞。夕阳下，孩子怀着欣喜与激动，望着长长的货运列车。老人想起，自己少年时，也曾像孩子一般，热爱着每一班往来的火车——



记忆里的火车风华正茂。列车一班班地进站出站，人流一拨拨熙熙攘攘。倒是几百米外的小溪和溪上石桥就一直那么安安静静的，仿佛永远不会被惊扰。夕阳却总是绚烂，与之相映成趣。

孩子站在石桥上翘着脚往远处望，爷爷一手牵着小孙儿，一手搭着自行车，也看着远方，等待下一班火车。

孩子性急，等了几分钟没看见火车，便有些耐不住，便拉拉爷爷的手，“爷爷，天黑了，还会有火车吗？”

爷爷笑着点点头，从自行车篮中拿了一块面包递给孩子，看他吃完后抱起他放在自己肩上，轻轻拍拍他的背，“别急，火车会来的。”

孩子有些担心，“天这么黑了，回去奶奶不会说什么吧？”

爷爷笑骂了一句，还不是你不让人省心，整天吵着要来看火车。孩子有些羞赧，连忙扯住老人的耳朵，央求爷爷别说了。

爷爷到底疼爱自家亲孙儿，最后安慰了他一声，“没事，回去爷爷帮你说话，奶奶可不舍得说你呢。”

孩子一听，马上便高兴起来，“爷爷真好，明天还能带我来东站长看火车吗？求求您了爷爷！”

老人佯装生气，瞪眼道：“每天都要来看，看了几分钟没车又要回去，看到车了又不想走了，说了多少遍了，看火车下次耐心点……”

孩子可不怕老人，爷爷望向自己的时候眼睛里满满都是宠爱，又怎么会不陪自己来看火车呢。

夕太阳快要没入地平线了，天边还剩最后一抹橘红色的余晖，终

于，车灯突破薄薄的暮色从远处射来，孩子眼睛亮起来，激动地挥着自己稚嫩的双臂，喊着向远方的火车问好。

老人看着孩子这兴奋劲，仿佛忘却了一下午的劳累。

落日余晖里，闻笛夕阳下，溪水微澜，小桥半倚，老人肩头望去的那半截铁路，是久违的家乡。

记忆到此戛然而止。老人害怕它再次丢失，便伸手去抓记忆的尾巴，他好像突然看见，远处站台围栏外，小溪的石桥上，老人白发苍苍拄着拐杖，孩子挽着老人，一起望着远方的落日和静谧的轨道，带着微笑。

“如果您能决定所有列车的去留呢？”

“我会尽力留下所有列车，无论回忆中是善还是恶。其实，真正的铭记远比虚假的遗忘更重要。”

老人想起了自己年少时和父亲的一次赌约。当时的孩子读书不求甚解，有些走火入魔，跟父亲说，自己有些厌倦这个世界了，想把许许多多的事物遗忘掉，最后只剩下自我与本心，然后独自一人守护着自己内心最后的净土。

父亲没有说什么，而是递给孩子两本精美的笔记本，让孩子在一本上记录每一次遇见的日出日落，在另一本上写下生活中每一次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等到一年后，再去翻看先前的记忆，看看自己是否还愿意将它们遗忘。

一年后记满了两大本数百页纸的孩子趁着假期空闲，一点一点读

完了它们，从日出读到日落，再到月上中天。孩子一整天不吃不喝，只是如痴如魔地翻着书页。读完后，孩子无声地哭了，跑到父亲身前，说自己无论如何也忘不了这些记忆了。

老爹说，你先前不是悟，而是逃避。释迦摩尼历经世间繁华，方能菩提树下大彻大悟，你若是没见过世界的精彩，又谈何醒觉，何谈无垢？

于是孩子转身拥抱世界，走向火热的生活。他渐渐淡忘了那一年轰轰烈烈的赌约，只记得父亲最后的那几句话。

后来有一天，在和朋友傍晚散步谈心时，朋友饶有兴致地问少年，怎么从浅薄的厌世中摆脱。

少年提到了父亲的话，说正是这几句劝告让自己转变了心念。而朋友有些不信，仅凭几句道理，又如何让一颗走火入魔的心迷途知返呢？

于是少年再次想起这个约定，想起父亲怎样递给自己记录生活的本子，想起自己那挣扎摇摆的一年里，记录下的数十次日出日落和上百霎动人的细节。

此刻刚刚日落不久，天边的流云染上了一层淡淡的粉紫色。少年驻足，想定格下这如梦似幻的色彩，却发现相机中的天空是灰蒙蒙的，拍不真切。

少年有些沮丧，一旁的朋友见状，笑着对少年说，斯人若彩虹，遇上方知有，景亦如此。

老人看到了星空，想起自己小时似乎从没有看到过真正完整的夜空，寥寥数颗星的闪光，总是被深邃的黑暗掩抑。

有一天夜晚，孩子和爷爷漫步在夜空下，捏了捏爷爷的手，问：“爷爷，为什么我总是看不到很多很多星星，是因为他们不想让我看到吗？”

爷爷想了想，跟孩子说：“也许只是那些星星离你太远了，还没有找到你。等到有一天你像爷爷这么老了，你也能看到很多很多星星。”

“可等到那一天，我还能和爷爷一起看星星吗？”

“到那时，爷爷应该已经变成了天上的星星。小新你放心，爷爷会第一时间去找你的。等你看到爷爷的时候，爷爷也看到你了。爷爷就会这么陪着你，一起看满天的星星。”

几年后，少年在大山的环绕中，望见了满天星河。他向远方的朋友描绘这片动人心魄的美，和朋友聊起了星空的故事。

朋友忽然问少年，小时身边的老人们是怎么讲星空的故事的。

少年无言。少年忽然想起，爷爷没有编织过许许多多美丽的传说，但他曾经在一天夜晚，向少年许下了诺言，要一直陪少年看这满天星河，永永远远。

如今的车站已经接近齐全了，三座站台，顶棚已经搭好了一大半；每天也会有几班客运列车在此驻留，清晨和黄昏时分，各有一班货运列车经过。老人预感，自己不久就要离开了。孩子还没有来，老人却

突然明白了车站的意义。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渡口，回忆来来往往，如同进进出出的列车；也有美好的瞬间被珍藏，就像停泊在调度区的车厢。我们不知道天堂是何许模样，但是每个人生命中的渡口，也许是车站的模样，在老人心中，它就是宁波东站的模样。车站的每一片青瓦，每一片地板，石柱，顶棚，月台，都是记忆的化身。老人每次见到孩子，便有一段记忆涌入车站，永远地留在回忆中。

车站一直在修缮，而最终齐整的那一天，就是老人离开的那一天，老人不知道自己是会像那些自己忘却的人那样，坐上舒适的客运列车；还是如同被降格的人或者即将遗忘的回忆那样，挤上逼仄的货厢；或者如自己孩提时无数次想象的那般，跳上“破东风”，随着轰鸣声开向远方。

最后一刹，老人骤然明白，原来自己和孩子一样，都是记忆中少年灵感的化身，而自己的记忆，来自无意间回溯记忆的少年。

老人最后想起，自己年少时有个稚嫩的文学梦。

那是一学期刚结束时，少年记满了薄薄几页纸的灵感，信心满满地跟好友说，想用一天的时间，清空这本灵感簿。

朋友说，好啊，如果不介意的话，还可以找她当参谋。少年把这句话记在了心中。

过了两天，在和朋友散步时，他有些沮丧地说，涂涂改改了一天，却总是不尽人意，总觉得那些本来应该精彩的瞬间，被他写得平平无

奇。

朋友安慰他说，重现那一瞬的灵感本就是很困难的事，很难做到比当时更满意。不过，她可以帮忙看一看文章，改一改语病。于是少年便把写了一半的文章的初稿交给了朋友。

第二天凌晨一点，少年收到了朋友修润后的初稿。短短四页纸的初稿变成了七页，每一页纸上密密麻麻写满了红字批注，接近一半的段落都被朋友认认真真圈划或者重写过。少年读了读，倔强地想找出几处改得不尽人意的地方，可通读了好几遍，总觉得自己在批注上动不了什么。

第二天早晨，少年忽然想起朋友前一天晚上说过第二天早上有读书会，当时朋友略带歉意地说，可能得之后忙完再看他的文章了。

满心愧疚的少年连忙找到朋友，朋友正在去读书会的路上。她拍了拍少年，说恰好蚊子比较多，她没什么睡意，便看了看文章，觉得思路很有意思，继续写下去吧！

记忆到此戛然而止。老人看了看铁丝网旁四处张望的孩子，决定把这段回忆留在自己心底。

他最后深深望了一眼高大整洁的车站，随后走上了那辆灰蓝色的“破东风”，伴随着久违的轰鸣，去了远方。

## 野性的沦丧

和父亲一起去钓鱼，蹲守了一夜，钓上两条花鲢。回家一烧，一条带有很重的腥味，另一条则是鲜香扑鼻。不觉疑惑，同一片水域，同种鱼，同样的烧法，味道为何截然不同？

一起复盘了上鱼的全过程，才发现，腥味重的鱼，中鱼的刹那感觉沉，才遛了不到5分钟，便彻底无力，任由鱼竿收线拎到岸边。出水时，竟然已经翻白肚“摇旗投降”，颇有些憨态可掬。一路提回水池，半分挣扎都无，服服帖帖。中另一条鱼时，起先感觉不大，可后程发力时，渔轮疯狂出线，鱼在水中大范围逃窜，从未停歇，即使是已被提离水中，仍在不断挣扎，毫不妥协。拍照给当地人，当地人说，一看第一条便是养殖场里逃出来的，另一条则是完全野生。

想起尼采的话，“一个人，在他的野性中，有一种强大的生命力和内在自由，能够脱现实的束缚和无趣。”虽说鱼儿再怎么挣扎，大概率还是逃脱不了鱼钩的魔爪，甚至有时越挣扎陷入越深，但比起略作抵抗便彻底放弃的养殖崽，纯野生的鱼儿逃脱概率还是高得多。对鱼儿来说，所谓挣脱束缚，便是如此。

鱼如此，人亦然。我们永远不会缺乏自我否定与就地躺平的动力，却万难提起绝地反击誓死一搏的坚毅。也许，但我们忽然被诱饵下的鱼钩牢牢攥在手中时，我们与自由的差距，就在短短数分钟的挣扎之中。我们与鲜活的差距，就在这不起眼的、遭人唾弃的“野性”之中。

想起我跟我爸翻山越岭去钓鱼的过程。为了寻找好的水面，我们踩着山中厚厚的落叶。一路跋涉，几次甚至摔下陡坡，去到一处离深

水区极近的绝佳钓点垂钓。晚上九点，夏日的余热还没有褪尽，没过多久就是大汗淋漓。静坐候鱼，通常一等就是数个小时。谁也不知道第一尾收获在什么时候降临，最考验人性的，便是这煎熬环境中漫长的等待。这一刻，人与鱼的博弈，瞬间演绎到了极致。

克服万难，跋山涉水去垂钓，在艰苦之中漫长等待，在大鱼上钩之后全力搏斗直至筋疲力尽，在渔获一路的挣扎之中战战兢兢回到补给点，这便是属于垂钓者的，人内心深处的野性。生活中最宝贵的激情，从来不会是空手套得，而往往是在崩溃到近乎放弃的那一刻，才姗姗来迟。

而当你回想起来，这最后一刻的活力，就超过了之前的一切煎熬。

这便是野性的力量。而这种心境与精神，正不断从我们身上流失。

不思进取的人心，终会沦丧在温室无力的温情里。



## 焰火与月光

刹那璀璨的焰火，自我记事起，便点亮了每一个不平凡日子里的万幕夜空。每一片尽一生而绽放的绚烂，映着五光十色下的繁华人间，映在万家灯火，每一个伏在窗前的孩子的双眼中，涵成了一片决绝的唯美。从深夜到黎明，仿佛亘古长存的黑暗不复存在，静静隐没在这无边画卷的诗意之中，化作了无言的底色。

而除却这亿万年来几度纷繁夜空，在俯拾即是无边黑暗之中，在第一缕燧火摇曳盘旋之前的恐惧之中，在笼罩了这片大地无穷无尽岁月的夜空之中，仍有另一束恒久陪伴的希望，它的名字叫月光。在焰火绚烂前的无穷光阴里，迷惘的孩子不会无助地在阴暗中抽泣，笼月似水，玉光如砂，在这单调得令人绝望的袤原之间徜徉，在那仿佛背弃时间的日月经天、江河行地之上荡漾，在天圆地方的荒芜之中，注入了第一缕仿佛是无意而无谓的微光，从此便长存于三千世界方寸天地之间，见证了无数生灵兴衰迭代，绿源黄沙，海枯石烂，顶峰渊狱，无数刹那的累积，在这温柔的月光之下，静静展现着天地间别有的故事，而不是在纯粹的黑暗间隐藏、迷失。

焰火的绚烂，是束缚于囹圄之中的凄绝，是被注定被奴役的一霎芳华。昙花一现的惊艳之后，唯有落下漫天尘，萧瑟落寞，消失在更加广袤的黑暗之中。所谓的“十年积蓄，一朝绽放”的坚忍与铺天赞誉之中的光耀万丈，真的道出了那久处于阴暗兢躁之中，被残忍束缚的无数道焰火的真正心声？人见人怜的刹那芳华，是否只是在感叹在永恒之下，哪怕是在人的一念之间也显得渺小而微不足道的哪一种既

定的“短暂”？望见焰火的心，是否只是在一霎的自我慰藉之后，才想起对这份在无穷光阴间显得微不足道、而对焰火本身便是世上唯一的献祭，施予不对等的怜悯与善意，而不在意逝去的焰火再也无法听见身后人短暂的赞誉？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簇不灭的焰火，在人生路上蹒跚前行的时候，总有对绽放的永恒热望，尽管这一刹的绽放之后，便注定是永恒的寂寞与再度单调的泯然众人。我们无比渴望在人生中的某一瞬——也许也仅仅是那么一瞬间——展现那本不属于自己的无言的惊艳。于是便有了无数可歌可泣的史诗，有了无数照耀历史千百年的伟大战役，有了照亮人类万古长夜的闪烁繁星，从学术界延续至实践创造之中，横跨千万里，汇聚在独立于这片实形的天地日月之外的精神内界之中，无限的远山沧海，无尽的玉骨冰肌，无穷的璀璨绚烂。

而走着走着，走到山穷水尽，无路可走的时候，走到铺天黄沙烈日灼心、四海碧涛四无舟楫之时，也许最后能陪伴我们，不论是否能真正走完这一段路程的，还是那长存而平淡的月光。在每个人都曾有过的四野无人的刻骨幽寂之刻，也许只有心中的一轮明月才是我们真正一生的伴侣，在真正无人问津的荒芜之时，洒下关怀与希冀，不至于让那无边无际的黑暗彻底吞没我们孑孓的身形。

从黑暗中醒来，又在黑暗中继续沉睡，在万古长存的黑暗，史前的寂寞与千万年长存的荒原森野之中无边的绝望与恐惧之间，岁月骛过，静默铅华，心中的焰火渐灭与否，我们不可得知，而倘若我们放弃本真的意义，也许我们心中的明月也终将随之而去。就如同月下焚

书、花间撒墨，舍弃我们最初存在时附丽存在的那些无名的本质，也许便是与月光彻底告别。

小时，总会期待着假日夜空中璀璨而此起彼伏的焰火，而忽然有一天才会想起，在我们真正无邪的时代，永远只会盼望着满天繁星之中最明亮的那一轮圆月，期盼每晚洒下的纯粹的月光。

——而那沉醉凄零的唯美，却早已没入我们心间的黑暗.....

## 闲坐明月中，心境次第开

春夏之交的杭城，深夜入睡前仍有些许燥热与烦闷，仿佛是酷暑降临的预兆。辗转半晌，遂起身，点一盏床头灯，翻开《看山阁闲笔》静坐赏读，领略一下百年前的士人君子为人处世的风度。

《看山阁闲笔》一书囊括甚广，从风骨气概、闲暇趣事，到文墨雅兴、行游山水，闲笔所及之处无不是广阔而多彩的人生。全书虽然篇幅零散，可字里行间的清逸脱俗贯通始终，引领人们一步步走入次第绽放的君子心境中。

“清若春冰，洁如秋露，纤尘莫入，片月常凝”，自古以来，明月一直是文人心性中不可缺少之物。守住心间一轮明月，便是守住了漫天清辉，涤荡着烈日炙烤后残破的心地，温润轻柔而不失本源的通透清澈。古人云修心鲜有不谈月者，王维写“明月松间照”，尹志平谈“心明如朗月”，不一而足；到近现代的散文家中亦是相似，贾平凹先生《明月清泉自在怀》一文中便如此说，“人的一生，苦也罢，乐也罢；得也罢，失也罢——要紧的是心间那一泓清潭里不能没有月辉。”也许明月早已成了文人心底的倚靠与慰藉，经历现实的坎坷后，回归到心境中，反以观己，或自得或怅然若失，总能借一轮明月来自斟自酌，拂去心境上的尘埃，守住本我的清朗通达。只可惜想起在高中时，每当应试作文矫揉造作时总想着凑上“心境一轮明月高照”以自我区分，蓦然回首，终究是陷入了不求甚解的窠臼中。

转念一想，也许心境的一轮明月诚然不可或缺，然而恒久的“不染纤尘”便看起来有些过于理想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历经生活

坎坷，走过喜怒哀乐，每当我们回到深夜，心境便宛如未曾打扫的小屋，看似净无纤尘，实则若有阳光透入，自可见漫天杂絮飞舞。对于我们而言，更重要的也许并不是将小屋与世隔绝根除飘絮，而是抄起笤帚，扫去尘埃，至少让心境中少一分杂绪。如此看来，“纤尘往来，皓月长照”似乎更能体现古人之心性修养。

再一想，完人不存，圣人亦非心境一生无暇，孔子从“十有五志于学”，直至“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亦经历了一生蹉跎，一生磨砺。也许其中心境次第绽放的过程，便是人生路上长久愉悦的根源之一。想必至圣先生在心境的磨砺中，亦不乏洒扫纤尘杂絮之时。而至至关重要的一步蜕变，便是此等清扫之务不再刻意由心为之，正所谓“有庙无僧风扫地，有香无火月点灯”，心境的通达道途，便从此刻开始蜕变。

遥望窗外，天穹上仿佛仍有一轮圆月高照，近观才忽觉是那床头灯火微光。尽兴尽心，放下手中书籍，便仿佛坐在了那一轮清朗的明月中，闲暇时任由清风翻书，回溯心境绽放通明之路，自如观人间万家灯火，次第开放。

## 善意是这个世界的解药

今日清晨，估计失眠了半夜的老爹给我推荐了部电影《过昭关》。

电影很朴素，很平淡，一句话概括主线：一位 77 岁的老人带着来乡下的小孙子，骑着破旧的三轮车，长途跋涉 430 公里，去远方的医院看老朋友。

看完全片的第一反应是，这位老人在某些方面真的很像我爷爷，我从他们身上见到了一样的坚毅、善良和宠爱。所以，观影时的我的共鸣感很强烈。更为幸运的是，我从小都在老爷子身边，不曾有那么多的离别；爷爷的气质更像儒生，让我感到更加亲近些。

我从小都在想，到底是怎样的艰苦，才能造就爷爷这一代人纯粹的善意和刻入骨髓的坚守。爷爷很少向我提起过他们那一辈的苦楚，因此，直到现在，我也给不出一个确切的答案。

整个影片其实淡化了开头和结局，着重强调了一路行程。影片其实可以说毫无技巧，但正是这般无比真实而朴素的长镜头，让这份淳朴与善良更加动人。从河边垂钓唤起一个投资失败的青年对生活的期望，到改变货车司机“道上净是坏人”的刻板印象，再到在山中遇到同样孤苦的养蜂人，最后到与年轻时最要好的朋友相见。一路风雨，一路前行，步步生莲，人间便在孩子的眼底次第绽放。

很多人说这部电影感人，看到的是“人生就如同过关，关关难过关关过”，在一路的苦难中，绽放出善意与开朗的花，是这样一种精神；而我或许看到的最动人的，便是爷俩一路上，一点点用善和乐感染身边人、点亮世界的过程。

小时候我问老爹，怎样才能真正成为一个善良的人，一个能让他人变得开心和有意义的人，老爹对我说，安心去行善就好。这学期上《四书精读》，老师便讲，修身切忌把自身天赋想得太高，切忌把“仁”“智”“勇”想得太轻太近，最重要的不是最终的结果，而是一路“好学”“力行”“知耻”接近这三者的过程。修身，待人，处世，其实都是一理，最后盖棺定论的善恶，并不是你内心真正开怀的根由。

有心栽花，花不成，呵护百日，仍足以释然；无心插柳，柳成荫，树下乘凉，仍然有疚。

看到这一段平淡而又伟大的旅程，我的第一联想便是虔诚的朝圣者们，一步一磕头地行走在漫漫雪原上，朝着理想行进。转念一想，其实我们很难做到对自我的绝对约束和虔诚，但我们至少能在人生道上，小心呵护一旁的花朵和青草，看着风景次第绽放，点点善意积累成万绿丛中的一抹红，也足够动人。

高二时我读过韩松落的一本书《故事是这个世界的解药》，我想，把故事化作善意，亦是此理，然而，解药已在，世界更需要的，是无数悬壶济世的大夫，行走在人心的荒原上，播撒着纯真的善意。

## 莫叹歧路亡羊，且游山川梦蝶

面对歧路之亡羊，邻人叹道“歧路之中又有歧焉，吾不知所之”。昔日寻羊的邻人一如今日踌躇的你我，一次次的得与失不啻那一次次的岔路，引导我们走向进一步的探寻。

得与失，是一种过程，一种不断由因导果，又不断由果溯因的循环。揭开表象的差异，两者本为一体，得即有失，失亦有得。《淮南子·说林训》载：“明月之珠，蚌之病而我之利。”诚哉此言，蚌病成珠，于蚌而言，成珠既为得，又何尝不是失呢？抛开得失的联系而只追求一方，便宛如沙地中起高楼，云彩里织霓裳，纵有一时繁华，到最后也只是化为美好的泡影。

得与失，是一种过程，一种歧路亡羊式的迷津之旅。弗罗斯特《未选择的路》一诗正是两难抉择的生动写照，然而当我们俯瞰人生，有多少重大抉择正在扑面而来？称薪而爨，数米而炊，终会使只谋一域者失去谋全世的可能。每一次的抉择都意味着截然不同的得与失，当我们蹒跚在人生逆旅之上，不幸被道旁亡羊所引，只重一时，只逐一物，眼中唯有某一次的抉择，那么当尘埃落定之时，无论功成名就或是魂销黄尘，蓦然回首，我们早已望不见人生的主干道，堕入迷津。

至此既明，得与失正是散落人生道路上的一段段过程，就如悬在天上的星辰，高低昏明不定。我们不断奔走，不断踟蹰，熙熙攘攘却也终为得失往来，然而正是因为得失的不可避免与无穷无尽，它才在万千人的不同人生中显得更加迷人。

正因为得失这个亘古的过程在所难免，所以人生的智者以机敏慎



辨得失，仁者以宽和包容得失，勇者以坚毅无畏得失，逸者以豁达看淡得失。在被关押的三十二年里，莫斯科绅士罗斯托夫伯爵增添了生活的情趣，从热爱最微小的事务到在日复一日的单调中洞察新颖，他用人生的智慧度过了漫长煎熬的岁月，也同时磨练了自己的心境，从而使得最大化，失最小化；徐文长一生数奇不已，屡遭坎坷，他却一次次“失”中用沛然的自信与骄傲，一次次从失中反得，将“欲取反与”之智通达到了极点；塞万提斯在被海盗掳掠的几年中可谓受尽人生之失，而大无畏的坚毅让他直面得失，最终完成《堂吉珂德》的创作。不计其数的先例以人生的光耀指引我们走向得失的道路，而不是逃避这迷人的危险。

面对得失，我们可以用轻松的态度淡化最终的因果，忘却歧路亡羊的烦恼，抛却沉重结局的负担，轻装上阵，以最开朗的心态面对人生中的每一条歧路。

（注：高二写的高考下水满分作文，唯一觉得还行的应试作文，就留在一起当个纪念...）

## 《所有我们看不见的光》

——致所有在暗中生长的爱，希望和坚守

每个小时，都有带着战争的记忆离开这个世界的人。我们在草地里死而复生。我们在花丛里、在歌声里重生。 --题记

2015 年，美国作家安东尼·多尔的作品《所有我们看不见的光》获普利策小说奖。评委会称，这部以二战为背景的小说通过简短优雅的篇章，探讨了人性以及技术对人类的摧残。或许是我生性乐观，我更想在简介书本内容过后，从希望与光的角度，谈谈我的感受。

### 【内容梗概】

本书平行叙写了两段二战背景下故事，又在故事的最终给予它们一刹那的交织。故事的男主角维尔纳从小失去双亲，和妹妹尤塔一起在德国的孤儿院相依为命，却因无线电技术方面的天赋，成功被选入纳粹军事精英学营培养；女主角玛丽洛尔双目失明，从小跟随着锁匠父亲生活，却在纳粹军队入侵后逃离家乡，流浪至圣马洛借住外祖父艾蒂安家中，又在父亲意外被捕后和外祖父相依为命。两条看似不可能交集的命运线，却在战争中相互依存。维尔纳监测到了艾蒂安家的私藏电台，却因为发现和小时听到的引人入胜的科普电台声音如出一辙，便没有阻挠电台私传暗号的行为；维尔纳在被炸毁的蜂巢酒店的地下室的那十余天内，最终支撑他直到获救的动力，便是玛丽洛尔每晚朗诵《海底两万里》时动人的声音，而此时相隔不远处，玛丽洛尔将自己反锁在顶楼，楼下是凶神恶煞的德军军官，她在守护父亲拼死带出守护的“海之焰”蓝宝石。维尔纳得救后，救出了玛丽洛尔，一路相随，直至安全边界，自己却甘心被美军俘获，并在高烧之下，毅

然迈向自己熟悉的地雷场中，尸骨无存。

### 【自始至终的黑暗】

在永夜的沉沦中，光并不是不存在，只是苦苦挣扎于无边的黑暗中。

从始终来看，这本书在平静的叙述与铺垫下充满着无言的悲伤，战时的精神桎梏，让一双双稚嫩的双眸失去了光芒：维尔纳在学营的挚友弗雷德里克，善良纯真，热爱落叶和鸟儿，却在学校残暴的制度和同龄人的凌辱下崩溃痴傻；维尔纳本人也在战时的残酷中一点点意识到自己对无线电的热爱最终化作了一条条生命的流失，开始质疑自己的信仰；即使是看起来凶恶的人也有难言苦衷，偏执地搜寻“海之焰”的冯·伦佩尔，也有家人在牵挂，也饱受肿瘤的痛苦，更是在德意志帝国大肆搜刮艺术品的风潮下才渐染上了偏执的顽疾。

### 【永不消逝的光芒】

然而，所有我们看不见的光，却从来不曾黯淡过，从来不曾消失过，它会在黑暗退缩后，继续笼罩大地，留下充满创伤的世界，慢慢生长。

那看不见的光芒，一直都在玛丽洛尔的双眼中闪耀。即使看不见世界，她从未放弃过对生活的热爱。不管是与父亲的诀别，抑或是在战火中独自被困楼中，在独自一人面对黑暗的时候，她的眼中总有世界上的美好，有儿时父亲怀中听风的记忆，有第一次在海边行走采拾贝壳的微凉，有和艾蒂安爷爷费尽心思守护最后一台无线电机的努力...玛丽洛尔小时无处不在的关爱和善良，烙印在她失明的眼底，化

作了真正恒久闪耀的，看不见的光。

那看不见的光芒，也从未在维尔纳的眼中消散过。纯真的他一开始从未想过被纳粹的恐怖思想彻底控制，只是为了能让自己和妹妹尤塔走出孤儿院，不受终日劳动的约束；可进了学营，即使是在重压下，维尔纳也未曾改变过自己的坚守，没有彻底被狂热同化，在他眼中，夜空仍有寒冷，无形的阴影与大手，一直在暗中攥紧他的咽喉；在他眼中也一直有对未来的憧憬，有带着妹妹逃离牢笼，走向无忧无虑的世界的愿望，有带着弗雷德里克看遍鸟儿，遍历原野，江河大川的约定...与玛丽洛尔相遇的那一刻，他更是找到了人生中的挚爱，那一瞬在战火纷飞中迸发的情感，超越了残酷的世界的全部。即使是最终走入地雷场中，他的双眼也不曾黯淡过；他的身影也一直存在于妹妹、挚友和挚爱心中，成为了另一道看不见的光芒，在战后惨淡的世界中，扎根发芽。

### 【写在最后的个人感悟】

《基督山伯爵》的最后，埃德蒙·邓蒂斯在信中写到，人类的一切智慧都包含在两个词中，等待和希望。对于被诬陷后隐忍最终成功复仇的他而言如此；对于战乱时代的每一个人，也是如此。所有黑暗中的爱，坚守和希望，会化作那看不见却始终闪耀的光，努力冲破黑暗，照耀在每一双纯真的眼眸中。

初次读这本书，是在高一的暑假，当时懵懵懂懂的对书中蒙太奇式的分镜头叙事颇为不耐，看完之后也只会感慨，有些人有些事终究不会再来；而再次翻开这本书，是在大一下期末季后，与挚友离别

前，约好暑假一起好好看这本书。真正细品每一行文字，才发现看似朴素的语言下汹涌澎湃的情感，才发现作者十年的构思下，奇巧的行文与架构。读完后才发现，即使伤痛伴随着书的始终，最后留在我们心中的，依旧是善良，希望与爱——那道我们也许看不见，却永不逝去的光。

## 长安三万里

“有人来时，入人间，意气风发；去时，出人间，问心无愧”

——题记

五岁时在千岛湖钓鱼时，第一次见到翱翔的鹰。碧蓝的天穹下，鹰在高处飞翔，如此自由而超然，仿佛不属于这个世间。当时我好奇地问父亲，鹰只是这么不吃不喝地翱翔着吗？父亲说，鹰是天空的孩子，但它也会降临世间，在湖上点水，抓捕鱼儿；也会回到山巅的巢穴中，用羽翼盖住身子沉睡。但鹰终究是鹰，它和其他鸟儿注定不同，在最高处翱翔是它刻在骨子里的本能，也是它一生所追寻的意义。

《长安三万里》的开头，高适回想起李白时，天空中，有鹰飞过，孤独而超然。

李白便是这只鹰，昙花一现而盛极一时的中唐，更是这只鹰。

我们似乎只能看到翱翔在高处的鹰，不羁而桀骜，仿佛存在于目力所及的世间，却又超脱在世间之外。影片中的李白，似乎总在欢歌曼舞中摇曳，总在爽朗地大笑，总有美酒相伴，总有数不尽的胸中诗篇。记忆里的盛唐，便如影片中一般繁华，浩荡长江，长风雄澜上是淡蓝色与浅黄色交织的天际；大漠孤烟，雄关寒塞外是凝滞而沉重的落日；长安不夜，万家灯火中是繁华与自由交织的盛世。都说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然而正因为树林之大，才能容下百鸟之繁。李白之于盛唐，是一场完美的相遇，代表着浪漫，惬意，不羁，开怀，侠气，代表着一种独特的超然。

而鹰飞得再高，也仍在世间，总有困倦或是乏力的时候，走向血

淋淋的生活，走向凡俗间的归宿。李白的痛，来自商贾出身，“元会运世，士农工商”，商之为下，其困苦又有谁能知；李白的落寞，来自一扇扇狠狠关上的府门，拔剑长啸，痛饮大醉，唯有在愈来愈深的麻痹中，自我的认知才会一点点清晰；李白的苦，在于世间无人能用其才，能驭其傲，他注定一人孤独地站立在高处，却又摆脱不了功名的牵绊，竭力想摆脱出身凡俗的事实。谪仙的称号仿佛在跟他开着残酷的玩笑，其才凌霄，其志越乎九万里之遥，可“谪”之一字，却在命运的起点处，死死拴住了他的双翼。人之如此，时代亦然。从小接受宋明理学熏陶的我，甚至连唐诗都未曾涉猎，在各家评述中，盛唐繁华之下，是人性的残缺。士人欢歌度日，不思修身报国，更无心中所守，风过则伏。想当年退之《论佛骨表》何等尖锐决绝，半月之后请罪书上又摇尾乞怜；反观《戊午上高宗封事》，胡铨以死证忠，胡人得其书而传阅，“方知中原有人”。渴望超然而最终又不得不回归世间，狠狠从高处摔落，悲哀与落寞交织之下，是盛唐后黑暗的序幕，也是诗文转衰的根源。

转念一想，纯粹超脱的鹰，还是鹰吗？或许，真正翱翔在最高处而无言的至德者，便是《逍遥游》中的大鹏了。我们从未见过甚至真正切实地考究过大鹏的神异，也从未达到过至德者应有的高度。而正由于鹰与世间千丝万缕的根源，才让我们对它的敬畏与钦佩，更加完整与纯粹。看完《长安三万里》，从头至尾最动人的，便是盛唐繁华下文人的惺惺相惜，真正不羁的侠气，和朋友间至真纯粹的友谊。醉八仙的酒中万种情谊，李白与高适延续一生的生死之交，总会让我在

无言处共鸣。盛唐人性破缺吗？诚然如此，然而正是这样残缺的完美，才让这昙花一现的时代，更加长久地活在人们每一处遥不可及的梦境里，成为诗意与超然的代名词。文人腹中诗书万斤，酒入愁肠，狂啸提笔，落下便是锦绣河山，何等气派，又何等英杰。比起所谓的“元之元”完满治世，似乎我们仍是更会追忆开元盛世的灯火，追忆昼夜不休与长乐未央。

我也曾幻想过，我的人生能否如李白一般，潇洒超然，可我最终发现，我似乎一直在向年少的高适靠拢，忠善在外，信守承诺，唯一好一些的是，我一直热爱读书。可我一直很钦佩高适和李白的友谊，无论日丽中天还是魂销黄尘，两人总记得生命中一次次重若千钧的约定，“速来，速速速”五个字下，总是写不完的友谊与深情。我更是明白，或许一味终于心中诗书，终究是桎梏了自我，人生在世，需要一些高昂超脱的意志，需要有弥足珍贵的浪漫，总有艰难蕴诗意，当以诗意化艰难。

最后想起了那些生命中无可替代的印记。“诗在，黄鹤楼便在”，穿越千载，走过兵马燹火、刀光剑影的文字，无论其所承载的名胜与道理是否在现实中早已烟消云散，在我们心中，它已在铭记的刹那，实现了永恒。我想了想，进大学以来我有没有在记忆中新增一些无法磨灭的印记，很高兴，有不少：博雅塔上的明月，物院西楼的落日，初夏傍晚的歌声，还有夏至烈日下的那把花伞……很幸运，我能让一些看似寻常的事物，永存于自我的记忆之中，我也会继续寻找这样弥足珍贵的印记，一直铭记下去。



今天凌晨四点半，在千岛湖湖边，我又一次看到了鹰。它从山巅俯冲，在低空盘桓，忽地冲向湖面，点水，捕捉落单的鱼儿，再次飞向高空。十二年前父亲的话语在这一刻重叠，伴随着长安城的歌舞与灯火，伴随着朗朗书声，从万里之遥，悠悠传来。

那天谈起生日的一些心愿。

我最终想起了一句话：但愿此生来生识尽世间好人，读尽世间好书，看尽世间好山水，天上风景再好，从不羡慕。

这又何尝不是，超越了谪仙的气派。

## 核酸亭记

杭城东有池名华，环池者皆崔嵬巨厦，其东北向摩天者鳞次栉比，望之肃然而屏息者，闸弄口也。驱行琼宇隙，于迷津见羊肠幽径者，严家路也。复行百十步，豁然开朗，有亭翩然临于道旁者，核酸亭也。作亭者谁？无名者十数人也。名之者谁？有司敕之耳，蒸民戏作也。蒸民次第游于此，以“核”为友，乘兴而来败兴而归，郁郁然不解其酸涩之意，故复谓之“核酸”也。核酸之意不在医人之疾，在乎拘人之形也。拘形之恶，囿于户而不得出也。

若夫日出天开，彤染流云，映池初曜，熠熠生辉，斑白者三两成行，候于闸侧，闲话写意，悠然自适，核酸亭之晨景也。至若艳阳高照，幽径洒金，临池如镜，波光粼粼，亭外扉侧，摩肩接踵，燎躁之态，溢于言表，核酸亭之辰景也。至于日薄虞渊，残照当楼，碧水凝墨，浑浑冗冗，归途蒙童嬉游过，调笑开怀，声动四野，引吭而返，核酸亭之暮景也。方圆数里之庶民，朝往暮归，无有不至此者，一日之时景殊异，而“核”心一也。

至于次第之候，群魔缭乱，众生百态，不一而足。扫码侧喧嚣尤甚，无矩舍规离形失态者，哄抢管棒，施施然前行而骤忘其码，一时窘迫无两，“因果报应”也。核酸侧犹阴曹地府，酆都九幽亡魂不散，哭号震天，不绝于耳，此幼童之恶白衣者“使核”术凶残绝伦也。出口狭径，十数人争纷围堵，高声詈呼，或召儿女，或寻父母，或候伴侣，不发纷而不合，言语相激，意欲封死出路，不留“人道”者。或有神异者遍游四海，神功大成，码色失绿而呈红，方圆百米再无人烟，

众人慌不择路，四散奔窜，此核酸亭之奇遇，百年未有之胜景也。

已而封期既过，雨霁穹明，四海万民，复显生机，一日晨起，再无亭影，道旁青翠迎风舞，道中游人复欢喜，亭去而众乐也。唯其酸痛之刑与拘形之役，毕生难忘。然数百日亭之存亡，所馀者何？数万无义之字图与一地狼藉耳。

2022 年 12 月 12 日夜，慙诚有感而作

## 人品部

人生此世，以士自居，以君子自期。豁然通达之路，锁钥便在人品。煦如春风，清如秋岚，纤尘往来，皓月长照。“有庙无僧风扫地，有香无火月点灯”，此心性人品之通达者，为士者所当立也。

## 居乡

士之居乡也，担德化之纲，循涵泳之道。处陋室而不乱心，对空庭而不丧志。为乐不必钟鼓，但求情不滞于身；从学不必穷经，惟愿理渐熟于心。情理所至，外化于行，惟循一个自然，远于矫作。通解久蔽之理，块垒自弭，豁然明达，愉悦润心，盍不吟咏歌啸？适逢久别之友，情谊自深，觥筹交错，长乐未央，自当浮一大白。喜怒哀乐发于心，求乎中节，自得贤人气度；望闻问切致于学，蘄乎通明，亦具智者体量。是以四方归仁而本心闲适无改，自明通达于君子之道也。

## 立身

君子之立身也，不求此世名利，不为身后青史，惟求本正源清，通明安定。诚心为基础，涵养以辅，不狷不褊，不躁不惶。体深潭微澜之幽，具远山沧海之象；纳光风霁月之朗，映景星庆云之瑞。用行舍藏守于心，朝乾夕惕行于身，不汲汲于世事奔涛，不黯黯于心境缚扰。“身于明月里，人间次第开”，此立身行世尚达之谓也。

## 立品

君子之立品也，不受于廊庙，不折于山野。虚中似竹，谦朴如墨。空谷深壑，幽兰生焉，不见于世人，其芳不减；凝寒厉雪，劲松立焉，纵折尽枝干，傲骨犹存。碧瓦朱檐，处之而无愧；陋巷衡门，宿之而

无馁。世路炼霜，倾而不惧；物欲重灼，淌而无畏。此君子立品之大要也。

2022/11/15 深秋夜游人

一时兴起，约上寝室的好兄弟们一起出去观星。舒然颇不乐意——大约是忤逆了他一贯早睡的习惯罢。顶着深夜零下低温来到静园草坪，周围道路的路灯微光，仍不足以遮挡半野深邃。月上柳梢头，漫天繁星登时显得不那么耀眼了。拿着简陋的望远镜对准天穹像没头苍蝇一般乱扫一通，偶尔也能看到几抹星光一闪而过，却怎么也无法定格。

半小时后，两位舍友先后返回，我便和另一位结伴，抄小道去无名湖畔。

万籁俱寂，微风轻拂下，极远处车辆的轰鸣也渐渐淡去。湖边枯柳低垂，石阶上，长凳旁，几簇野草在寒风中微微律动，搅乱了湖面上的半轮月色。

湖畔昏灯崎路，湖上微澜阵阵，最后才发现，唯有天上缓缓移动的星辰，才是真正逍遥在动静之中的超脱者。

11/18

黯然神伤者

这两天不知为何蓦然想起了小时一直陪伴我的书，那本厚厚的《走进博物馆：火车》。给远在杭州的父母打了个电话询问下落，竟是找不到了，只是大概确定是在家中。

还记得，小时第一次得到这本书时的欣喜若狂。钟爱火车的我，这十余年来不知将其翻了多少遍，直至 2000 页的书中，早已有了繁多的批注修正，扉页早在 8 年前便已脱裂，书中 7 页纸张也已滑落。

小学四年级，第一次发现 AC6000CW 机车型的动力转换有误（天知道我怎么会晓得的！），于是一个人上网查到了相关讯息，自己一笔一划地将正确结果补到原书中。还记得，那一页上占半边空间的一副 GE AC6000CW 牵引集装箱列车行驶在美国中部铁路轨道上的照片，早已面目全非，上面布满了黑色的笔记、洇出的墨迹。

但那正是我所骄傲的，我所热爱的。

十余年来，早已背下了数不清的列车型号、工作区段。无论是在国内各地旅游时见到的列车，从大秦铁路到满洲里中俄线抑或是在国外见到的铁路线，如 **East Coast** 集装箱专列线，我都对其上行驶的列车了如指掌。这也是我最为自豪的事，一个火车迷扎实的功底。

可是如今这本藏满了我的童年的书，就在家中杳无音讯了。也不知什么契机，它才会再一次出现在我的面前。而我只是期望，这本承载了我无数欢乐与汗水的书籍，不会真正离我而去。

忽然想起《剑来》中的一句话，人都会长大的，长大了之后，就会捡起一些新东西，丢掉一些旧东西，就这么丢丢捡捡，哗啦一下子，就老喽。

### 2023.3.8 老爹生日

老爹今年 47 岁了，虽然他自己说，对他这个年纪的人来说，生日是渐渐被遗忘的。

可至少我这个算不上不孝的儿子好歹记着，那就简单写写最近一年老爹的事。

去年老爹生日我还是没有参与，仓促间在学校打了个电话权且算

是致意，想借此机会偷偷溜回家最后转念一想还是克制住了。

高考前那段时间老爹还是一如既往的不干涉我的学习，但闲暇时候依然会在不经意间纠我的白字。去年才改过“联袂”一词读音，老爹不屑一笑，从小时候“诱惑”读成“秀感”，“不求甚解”读成“不求堪解”，我们的家庭黑话喜提新词汇，老爹感慨说到就你这白字水平，真不知道这些年你看的那么多古书看到哪里去了，我说反正没到心里就对了。老爹看我这一副玩世不恭样也没好意思说啥。那是高考前 73 天，一个晴朗的下午，老爹正在送我去学校的路上。

最后一个月老爹为了让我睡个好觉开始每日接送我，唯一要求是回家别写作业，跟他直接下楼跑步。当时手机上装了 StepN 总觉得跑步赚钱好买卖，那段时间也跑得极其卖力，老爹就在后面跟着，控配速，控步频，控心率，带我拉伸，放松，彻底跑累后回家立马洗澡睡觉，当时我 10:30-6:00 的作息总让身边同学觉得有些不可思议，可回过头来一想，这样的时间安排，似乎才是最合理的。

高考完一直到被北大录取这段时间，老爹是最轻松的，仿佛浑不在意，或者说，老爹对我成绩的估分有着充分的自信。果不其然，老爹预测我的首考和高考成绩全部 100%准确，我也不知道他哪来的底气和运气，老爹嘿嘿一笑，说这叫默契。那段时间我一直有些情绪不稳定还甚至和老娘抱怨过发过脾气（也不知道脑子到底抽了什么风我才会这么暴躁），老爹破天荒的没来责怪我，让我好好玩去，别把家里人搞得跟你一样紧张。

高考完的暑假老爹总在想办法根治我的驼背还有颈椎问题，说这



么多年读书千万别把脊梁压弯了。老爹带我去看了专业的运动康复医生，好几次我被整得痛不欲生，老爹就在一旁默默看着，估计鼓励的话他也懒得对我说。

老爹一向如此，他不会对我学习的细枝末节疯狂下功夫，只会在大方向上提建议，而且永远一针见血；他非常关心我的生活，从整理房间、抬头挺胸，到为人处世、劳逸结合，老爹一边带着我游山玩水缓解压力，一边将我心中的礼仪教化圣贤道义真正落实在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转眼间老爹就把我送到了北大门口。老爹给我和爷爷奶奶拍了好多照，没给自己留一张。

老爹在我进校之后在家族群里说老头老太万分不舍，仿佛自己依旧毫无波澜。

可进校之后那几天打来电话最多的就是老爹，无数次问我北京的气候是否习惯，问是否需要再给我买药，手指脱皮是否严重了，过敏性鼻炎好一点了没。第一周我至少跟老爹通了 15 次电话，多到最后我都有些厌烦了，跟老爹说有问题我之后自己来说，结果直到现在老爹一提起我的电话都有些战战兢兢的。

提前返乡后老爹来火车站接我。一路回家老爹问我学校里生活怎么样。

我说专业课学习有点吃力还得努力跟进，努力平均分吧，老爹说居然平均水准啊，给家里争光了。

我跟老爹说了我这学期自认为丰富的生活，跳绳，羽毛球队，旁

听众多文史课，成功当上班长。

老爹笑笑说这傻娃儿争气了知道好好安排自己的大学生活喽。

接着又问我有没有谈恋爱，我说老爹你别急，暂时死心吧，就我这心性大概你先把希望寄托在我妹身上得了。老爹笑骂一声，说到底这孩子还是没开窍，完犊子，这几年读书真给你读成了书呆子。

最后问我有没有交到好朋友，我说有，虽然不多，但足够。老爹好歹开心了许多。

眨眼又是一个寒假过去，老爹说新学期有啥打算，我说先好好过一个情人节，老爹双眼一亮，连带着我的老爷子都激动起来，说娃儿你想开了？我笑笑，转身踏上了离家的火车。

隔天我就带着我基友来北大玩，情人节那天我好好去大秦线看了一天火车犒劳自己，发条朋友圈向火车表白，老爹在我的朋友圈下默默点了个赞，也没说啥。

唯一让老爹不省心的，也许我一时半会还改不了，总觉得有些过意不去，但说到底，我觉得我从小的家庭生活已经圆满，我的大学生活也已足够丰富多彩，我似乎暂且不需要特殊的情感，或者说，我享受这份清欢，足矣。

老爹之前一直推荐我看烽火戏诸侯的小说，陪我一起看了《雪中悍刀行》《剑来》，这也是我印象最深的两部网文。十八岁生日那天，老爹送我一句话，“鲜衣怒马徐凤年，归来终成陈平安”，我想了想，可惜还是不能完全做到。

可转念一想，一年过去了似乎也没让老爹失望过，希望新的一

年也不例外。

老爹，47 岁生日快乐，还是好好珍惜当下每一个生日吧，毕竟不孝子还在北京记挂着你呢。

### 2023.5.28 老娘生日

记得我从小就很怕过老娘的生日，不因为别的，只是每次临近老娘生日，我总是考砸。小学二年级那时候考了个班级倒数，呆在学校里哭着不敢回家怕老娘伤心，后来还是一脸无奈的老娘把我从学校牵了回来。而至少现在，没了那么多所谓的应试压力，就好好写写近一年来老娘做的一件事吧。

爷爷奶奶回宁波住前几个月，老娘学起了烧饭。当时我十分诧异，至少从小我的记忆里，我的记忆里老爹对老娘手艺评价之“高”算得上骇人听闻的程度，吓得我“避之不及”。虽说没有品尝过老娘的亲手料理，但也许发高烧的时候在梦里我已经体验过不止一遍。可老娘当时一脸诚恳的神情让我找不出理由拒绝，只是祈祷着老爹能多回家吃几次晚饭，我好等他先做完“第一个吃螃蟹的勇士”后“赶完作业”出来吃饭。

渐渐地，家中的饭桌上出现了老娘“魔鬼料理”的身影——虽然一开始只是简单的青菜或是秋葵，不谈是否清淡爽口吧，至少做到了无毒无害，口服后不会引发急性肠胃炎等副作用。我就纳闷，初升高时爷爷奶奶回老家待了很久，那段时间老娘都没说要亲自下厨，咋的现在忽然回心转意了，莫非是更年期妇女的自我反省？老娘这么做图个啥？闲得蛋疼？

看着老娘这一副跳脱而无所谓的表情，当时的我硬是没说啥就这么继续吃下去，反正家里老胃病患者多的是，胃药也有充足储备，从保和丸到瑞巴派特片应有尽有，不管是食物中毒还是急性肠胃炎，吃出啥毛病总有办法解决。（哦，保和丸是吃撑了才用的，这就不需要了）

渐渐地，老娘开始突破自我认知边界，尝试起了新菜品。某天晚上我回家看见老娘在烧鱼香肉丝，大惊！立马先查看了一下家里的逃生路线、灭火装置以及排气装置。做完这一切，慌不迭戴上 N95 口罩，放下书包，轻装上阵，小心推开厨房的门，结果居然闻到了香气！只见老娘一脸自得地跟我夸赞自己已经掌握了鱼香肉丝的灵魂。我从没见过老娘夸自己这么带劲。尝了一口，味道确实不错。比起老爷子的风格，更为清爽，一下子这道菜便在我心里生了根。老娘说，跟着老爷子学了好几天，终于学到点门头。我当时挺好奇的，老娘咋学做菜都能学出花样，老娘冲我笑了笑，说好歹儿子像娘，我的学习能力不差，到这年纪了也能学点新东西。我当时居然被夸得飘飘然的，也就默许了老娘这一套遗传理论，顺带真正接受了老娘的菜肴。

近半年来老娘的厨艺突飞猛进，尤其是爷爷奶奶回宁波后，为了满足可可的肉食需求，老娘学起了煎牛排，炖鸡汤，各种硬菜纷纷拿下，每次跟家里通电话都听得我一愣一愣的。远在北京的我还没有意识到，老娘早已抛弃了“无毒无害”的最低标准，向色香味俱全的美味发起冲击。

返乡第一天的晚餐，我终于品鉴到了老娘半年来的实践成果。居

然不比老爷子烧的差，这是我的第一感。下一瞬间我觉得，肯定是我太久没有尝过老爷子的手艺了，怎么能这么糟践自己的味觉；可多尝了几口老娘的菜，也没吃出到底差在哪。自然，最为惊艳的还得是拿手的鱼香肉丝。

吃完饭我又问了句老娘，这半年这么辛苦学做饭图个啥，咱母子关系够好了早不需要饭菜来继续维持了，老娘佯怒，说让你和可可夸几句不行吗，我想想总觉得这理由不太靠谱，但也没刨根问底。

五一期间我又回了趟家，可惜前几天老娘陪可可玩，我也就没吃到老娘烧的菜。离开前一天的晚饭想让老娘烧一道鱼香肉丝，煎块牛排，老娘看着正在厨房里忙活的老爷子，说以后机会多着呢，不如陪我跳绳打卡去。于是五一我也就没有再品尝到老娘的手艺。

回北京的那一天，吃着北大学一食堂的鱼香肉丝，莫名想起来老娘之前烧的那几盘。

忽然发现，老娘其实一直没有在乎过自己做菜的意义。人生风风雨雨了几十年，老娘突然回心转意地为大家“洗手作羹汤”，不可能是还需要刻意地讨好谁，又哪里是非得要我和可可的几句认可。老娘烧菜的意图其实有什么可揣测的呢？为了爷爷奶奶轻松些，为了我和可可开心些，能在一家人其乐融融的时刻亲手烧上一桌菜，能让远在北京的我时刻有一道鱼香肉丝留在心底，应该就是老娘这一年来找到快乐，也是我永远的幸福。

这么一想，忽然更想吃老娘烧的菜了。

## 6.1 儿童节

致一年前的自己：

你一直是一个孩童心性的人，往好了说，纯真，往坏了说，稚嫩。

今年已经是你在这个世上的第 18 个年头了，度过了 18 个儿童节。而这一天到来的时候，明明已经成人，你却没有故作成熟地道一句“我已经是大人了”，而是欣然过节：晨起时打开妈妈送儿童节礼物（笔记本），继续开始每日晨读，还会随手会摘抄评论两句；晚上夜奔时和绳搭子们共同“翘训练”，一起夜跑，听听动画片主题曲，试图补齐一部分童年。（事实上，小时你天天都是去城东公园看火车或者去三宝船闸看船，哪有心思看电视）

其实你还没有想好去改变我现今的心境态度。但至少，一年求索，你找到了分离的界限。你应继续待人以善，乐观面对生活，包容他者的无礼与冒犯，直面挫折，尝试着知行合一。同时，不应口无遮拦，三思而后行，体谅他人，减少自己外在自我中心的倾向，减少无意义的显摆，多一分属于自己的孤独。

或许这么做很难，但至少有了方向就好。新的一年，愿你保持孩童的纯真与善意，更执着地面对生活。

## 6.22 写给可可的生日祝福

致可可：

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你已经七岁了，你已经在这个星球上快快乐乐地过了快三千天了！

哥哥昨晚一直在数数，数着有多少天哥哥陪在可可身边，看着可

可无忧无虑地长大，可是哥哥怎么数，都数不到完整的 100 天。哥哥记忆里的可可甚至是不完整的，也许上一秒钟，可可还是那个在襁褓中，一条毛巾就能从头盖到脚的小宝宝；下一秒，可可就变成了戴着红领巾穿着校服，从校门口飞奔出来扑进哥哥怀里的学生。唯独不变的，是可可脸上纯净无暇的笑容。

哥哥之前有段时间很自责，觉得自己没有言传身教，做好一个大哥哥该有的样子。可可学校里被欺负了，一脸委屈地来找哥哥，哥哥总是第一时间跟可可说“谁欺负了你，哥哥带你去揍他”，从没有心平气和地教可可讲道理；在家里，哥哥也经常一边狠心“帮”可可关掉了电视，一边自己继续回房间玩电脑。后来哥哥想了想，好像只能委屈可可一会了，谁让你的哥哥还是个心智年龄跟你一样大的孩子呢。

可可出生前，哥哥一直是家里唯一的孩子，哥哥小时候虽然认识的人多，但是朋友很少，哥哥一直不太知道怎么去真正关切一个人。可可出生后，哥哥总想着融入可可的世界，哥哥强迫自己接受可可看的儿童动画片，闲暇时翻翻可可读的童话书，学了可可喜欢听的儿歌唱给可可听，带着可可下楼疯玩。可哥哥渐渐发现，可可有自己的事情，有自己精彩的生活，其实不需要哥哥委屈自己来参与，也不需要哥哥这一个别扭的玩伴。

有一段时间哥哥一直想把小时候自己做过的有意义的事套在可可身上。哥哥想让可可腹有诗书，于是带可可背起哥哥小时候背的《笠翁对韵》，亲手抄了《三字经》一句一句带着可可背。可是哥哥发现，可可不喜欢像哥哥一样读这些枯燥乏味的古籍，可可喜欢看科普读物，

喜欢探寻世界的奥秘，就像自己的名字一样，求知若渴。哥哥当时有些失望，可现在想想，可可这样的童年才是可可心目中最精彩的，哥哥其实完全不必将自己的好强加给可可，即使哥哥一直是为可可好。于是，今年的生日礼物不再是书籍啦！哥哥送了你一个小巧的发光月亮挂件，希望可可喜欢！

可可渐渐长大，哥哥也渐渐明白，也许当一个好哥哥最应该做的事，便是让可可心安。如果以后有一天可可忽然喜欢看当初哥哥看的书，哥哥能第一时间推荐，能引领可可领悟古文世界的奇妙，然后放任可可自己去追寻自己最喜欢的道路，这便是哥哥最欣喜的事；如果仅仅是学习上遇到了些许挫折，哥哥能第一时间尽力帮可可解决问题，这也是哥哥最幸福的事。

哥哥其实一直很佩服可可大度而果敢的气度，可可不像哥哥一样优柔寡断，做事情总会犹犹豫豫，甚至整个人就是一个自相矛盾的产物。哥哥希望可可继续坚守自己的坚毅与勇敢，遇到困难少一些原地徘徊，勇敢地寻找出路。

说教的事情哥哥就不多说啦，哥哥永远希望可可能快快乐乐地生活下去，最希望可可能够善待每一份对自己的善意，真正去做一个谦和而善良的人！

再次祝可可生日快乐！

远在北京还欠可可两件小礼物的 哥哥

2023.6.22

### 7.3 评《完美北大人》



读书间隙刷到这条推送，细数了一遍自己做的事：

这学期继续每日湖边拍美景，只恨不能跳进湖中仰望朦胧的天空，登上博雅塔俯瞰天边的落日；

恬园草坪上，曾与好友一起欣赏法院毕业歌会，离别之际，欢歌之时，只觉恬园地平，心中意难平；

静园草坪，看过乐队的毕业前演出，看过电子学院的毕业晚会，在凌晨一人遥望满天繁星，拍下稚嫩的星轨图；

期末季，有幸和我的好友们抱团自习，再无情侣卿我之恼，戴上耳机，充耳不闻，唯有在疲乏之时，一同下楼去湖边赏晚霞，此中意蕴，难与他人说；

这么一想，其实完美北大人仅仅是每个人心中的一面镜子，越是想去尽心擦拭，却发现离澄明越远。在我看来，只要能映出五分善良作双眼，两分坚守化鼻梁，两分谦和廓双耳，一分幽默化作嘴角上扬，镜中便是完美本色。

## 7.17

“风吹浮萍有相逢”

我曾无数次幻想过，再度与学军相逢，会是何等模样。dn开玩笑说“近燕情怯”，我与学军园，似乎更是如此。在同学群里听见说学军在大装修，满目疮痍，可真正接近校园时，我仍是在回想那些美好的瞬间——

综合楼顶楼的阳台，以往总是遍布灰尘，半掩的栅栏，永远拦不

住孤独的我。无数个黄昏，我从教室中跑到楼顶，欣赏一天绝美的日落，微风拂面，带走最后一缕暗红色的余晖，我便仰望着暗蓝的天空，欣赏着天边弥漫的橘，渐渐亮起的星，久久无言。如今故地重游，阳台四周安上了玻璃，几个月来未曾清理，已有一层厚厚的尘埃。烈日下，刺眼的阳光从灰尘的缝隙间洒入，映照着飞扬的尘絮，苍白而破败。我在栅栏前久久站立，甚至不愿伸手去试探它到底是否紧锁。“至此已是回忆”，真正了无牵挂时，为何总还是无声怀念？

办公楼四楼演讲厅一侧，是一架存在二十七年的老钢琴。不通音律的我总会作为放风者，陪着我朋友来此，听他练琴舒缓压力，高考前最后一天也是如此。如今钢琴仍静静地躺在那里，无言而落寞。掀开琴盖，轻轻敲下“4”音，《音乐之声》中，它代表着“a long long way to run”，思念的路，很短；重逢的路，很长……

翻下顶楼，老童正在五楼高三二班的讲台上侃侃而谈，评讲着作文范式。站在走廊上，倚着教室的窗户偷偷瞄向课件，莫名居然看到了我的范文，心里有些新奇，原来下两届的学弟学妹们还在被我的应试风戕害啊…于是我默默等到下课，等着老童开门，上去便是一个拥抱，看着老童在惊喜中微笑，一路跟他聊着天下楼走向办公室。或许因为这是老童退休前的最后一年，我跟老童聊得格外久。谈天的最后，我拿出了高中唯一一本笔记本（当然是语文笔记本！），请老童签个名，老童看到了这个“老物件”，挥手拍掉我给的水笔，珍重地从抽屉中取出他心爱的钢笔，蓄上墨水，认认真真签了个名，“退休前最后一个签名了哦，好好保存！”有别的语文老师进来，问老童我是谁，老

童呵呵一笑，“仇是嘛，学军语文应试作文文言风的鼻祖，现在还在流毒这几届学生…”，我们相视一笑，老童满眼的欣慰与骄傲。

.....

其实我很想再和老童找一个微凉的午后，坐在行政楼大厅前的阳台上，左边的绿植旁，那是老童在校园里兜兜转转了二十年找到一个室外宝地，没有刺眼的阳光，刮风不进，下雨不淋，我们听着婺剧，沐浴着温和的阳光，闲聊着四书五经，浪费着一个个午后“宝贵的自修时间”，做着真正有意思的事。（老童说，很多时候，有意思比有意义更有意义）

我很想把藏了一年的秘密，说给老郑听，告诉他我高考数学选择题第二题复数运算错了，等待着老郑退休返聘后对着每一届高二学生讲复数时，把我当做课堂的笑料。我想跟老郑说，一年以来我终于摆脱了“戏谑”的负担，走向开放与宽容，而正当我鼓起勇气开口时，老郑却不在学校了。听说老郑去分校教书了，这才发现一年前的分别，便可能再也不见。深埋心底的秘密，也终不会在一节节幽默的课堂上公开，只会随风飘散，散落天涯。

早上挚友 dn 给我看了看她的电影观后感，写到了“重逢是第一浪漫”，我想，重逢一词，注定不是一场完美的相遇，可正式这些逝去而不可即的瞬间，让人世间一场场分离与重逢，更加浪漫动人。

“世间人，纵有不舍，终有离别；  
世上事，纵有憾悔，且放心间。”